

林译小说丛书

巴黎茶花女 遗事

[法] 小仲马 著



5. 44
87

务印书馆

巴黎茶花女 遗事

〔法〕小 仲 马 著
林 纾 王寿昌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 年 · 北京

Alexandre Dumas fils
LA DAME AUX CAMÉLIAS
(茶花女)

林译小说丛书
巴黎茶花女遗事
〔法〕小仲马 著
林纾 王寿昌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10

1981年9月第1版

开本 787.1092 1/32

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 51 千

印数 101,500册

印张 2³/₄ 插页 2

定价：0.66 元

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,号畏庐、冷红生,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,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个人,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,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,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,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,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,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,曾“不脛走万本”,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,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,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,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,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,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,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,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,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,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,译笔传神而流畅,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,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晓斋主人归自巴黎，与冷红生谈，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。生请述之。主人因道，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，《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》尤为小仲马极笔。暇辄述以授冷红生。冷红生涉笔记之。

小仲马曰：凡成一书，必详审本人性情，描画始肖，犹之欲成一国之书，必先习其国语也。今余所记书中人之事，为时未久，特先以笔墨渲染，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。虽书中最关系之人，不幸夭死，而余人咸在，可资以证。此事始在巴黎，观书者试问巴黎之人，匪无不知；然非余亦不能尽举其纤悉之事，盖余有所受而然也。余当一千八百四十年三月十三日，在拉非德，见黄榜署拍卖日期，为屋主人身故，身后无人，故货其器物。榜中亦不署主人为谁，准以十六日十二点至五点止，在恩谈街第九号屋中拍卖。又预计十三、十四二日，可以先往第九号屋中，省识其当意者。余素好事，意殊不在购物，惟必欲一观之。越明日，余至恩谈街，为时尚早，士女杂沓，车马已纷集其门。众人周阅之下，既羨精致，咸有骇叹之状。余前后流览，乃知为勾栏中人住宅也。是时闺秀来者尤多，皆频频注目。盖良窳判别，平时不相酬答，而彼人华妆外炫，闺秀咸已见之，唯秘藏之处，不可得窥，故此来尤蓄意欲觇其所有，亦妇人之常态也。彼勾栏人生时，闺秀无从至其家，今其人既死，闺秀以拍卖来，亦复无碍。尔等众心甚疑，器物华贵如是，生时何以弗售，必待死时始行拍卖。议论籍籍，余亦弗载。唯见其中磁器锦绘，下

至玩弄之物，匪所不备。余是时尾群闺秀之后，随物睇玩。最后入一夹室，以波斯花锦为壁衣。闺秀甫入，咸相顾微哂而出，貌若惭怍。余甚疑，乃径入视之，盖更衣室也。屋中惟此室最为纤丽，中设长几一，径三尺，长六尺，依壁东隅。几上陈设均首饰，黄白烂然无他物。余疑此物非一人之力能任，必丛聚贵游子弟，方足办此。余每及一物，甚叹其暴殄。然其人已死，未始非冥冥之中护惜，使其人不经阳谴以去也。大抵人生丑行，不宜与人并老，于妇女尤甚。昔有名娼年老，只有一女名鲁意子，其艳丽不减其母。少时其母乃诲之淫，教之谄，鲁意子若习为其艺者，不知其耻也。女接所欢，嫖，而其母下之，遂病。寻有人拯女以去，调摄无效，卒以病死。今其母尚在，天不天促此母，不宁有意耶！余观物时，心忽思此，乃痴立弗去。司宅者以余为涎其物也，守余亦弗去。余始问守者，主人谁也？守者曰：“此马克格尼尔姑娘妆楼也。”夫马克生时，余固闻其名，其人亦屡见之。闻守者言，始知其死。问死何日？曰：“已二十有一日矣。”余曰：“密室之中，宝物充牣，奈何纵人游览？”守者曰：“物贵欲先，使识之以求善价。”余曰：“得钱谁归？”曰：“逋负累然，不去物无复能了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举债乎？”曰：“多矣。”曰：“尽物能完债乎？”曰：“有羡。”余曰：“羡复谁归？”曰：“彼家尚有人耳。”余遂出。因念马克生时，冶游者争与之狎，今死未久，宫中已无人踪，转眼繁华，萧索至此。余无谓之感涕，不觉为马克缠绵不已，亦不自知何心。方马克死时，余新从客边归，以平时不习冶游，无告我以马克之事。若狎客则虽知

马克之死，亦不知慨。甚哉，欲求少年眼泪之难也！马克常好为园游，油壁车驾二骡，华妆照眼，遇所欢于道，虽目送之而容甚庄，行客不知其为夜度娘也。既至园，偶涉即返，不为妖态以惑游子。余犹能忆之，颇惜其死。马克长身玉立，御长裙，仙仙然描画不能肖，虽欲故状其丑，亦莫知为辞。修眉媚眼，脸犹朝霞，发黑如漆覆额，而仰盘于顶上，结为巨髻。耳上饰二钻，光明射目。余念马克操业如此，宜有沉忧之色，乃观马克之容，若甚整暇。余于其死后，得乌丹所绘像，长日辄出展玩；余作书困时，亦恒取观之。马克性嗜剧，场中人恒见有丽人拈茶花一丛，即马克至矣。而茶花之色不一，一月之中，拈白者二十五日，红者五日，不知其何所取。然马克每至巴逊取花，花媼称之曰“茶花女”，时人遂亦称之曰“茶花女”。女在巴黎三年，前曾从一公爵在巴克尼，公爵绝爱重之，欲为落籍，而女不能舍。先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，马克春病，医言须水饮，唯巴克尼水佳，当就汲之。马克至巴克尼时，故家眷属咸集，有一公爵女公子，年与马克埒，眉目衣饰与马克毕肖毫发。无何女公子死，公爵衔哀，不可以状。一日闲行堤上，柳阴浓翳中，见马克微步苍际，倩影亭亭，酷肖其殇女，大惊，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，自言殇女神情与马克肖，请自今移所以爱女者爱马克。马克许之。既成约，而知马克者争说于公爵，以马克贱，宜毁其约。顾公爵痛女切，无马克弗适也。于是与马克更约，命脱身出勾栏，凡有所需，无不立应，马克亦许之。夏令既残，马克愈，公爵遂携归巴黎。形影相属，议者以为公爵老矣，乃昵

少艾，谣言蜂起。孰知公爵之爱马克，实以爱女待之，不涉他意。马克既归巴黎，仍不能屏绝游讌。谗者纷语公爵，不应取荡妇为女。公爵疑之，造马克问，马克无言请绝，公爵情切殇女，无马克亦弗怡。间八日，公爵复来曰：“今余请勿问尔事，但得常常晤面，如见吾女可乎？”凡此皆得诸人言，咸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冬间事也。于是余于十六日一点钟，仍至恩谈街。甫临门外，即闻人声喧杂。屋中之人，均巴黎望族及名媛咸逮焉。余是时在人丛中，一人举物凭高而呼，嗜之者争累价以得。因思当日以重价购之，今复以重价售之，来路既悖，今之脱失亦易焉。此中若有主宰兼司之，可异也。移时衣饰诸物，一哄俱尽，惟有书一卷，高座者呼曰：“此《漫郎摄实戈》也，价十佛郎。”（每佛郎，约合华银二钱八分，余仿此。）旁有人答曰：“十二佛郎。”余则以十五佛郎累之。每累愈高，余终以百佛郎得之。余此时动于客气，不知何由与人竞买。及既得书，而苦无钱，乃令司卖者送至余寓。书上草书云“亚猛著彭赠马克惭愧”数字。余疑“惭愧”二字，不知所谓，岂马克生时，亦深悉漫郎之为，愧弗如乎？抑岂亚猛以此讥马克耶？然亚猛苟讥马克，马克岂复受之。且漫郎名娼也，生时喧闹，死亦寂寞，与马克身世略近。漫郎临命时，以首枕所欢臂上，此时性情一归于正，其人至欲以己之眼泪滋土筑其坟。余观拍卖时，人声虽喧阗，实则马克之死，与漫郎等一寂寞耳。综计此时，拍卖所得一百五十千佛郎，以三分之二归债家，余五十千佛郎与马克之姊及其兄。女姊屏居乡曲，一旦骤得巨资，若出意表

矣。自时厥后，巴黎之人，几无称马克者。忽一日，有叩余关者，闾者以刺入，则亚猛著彭也。余闪烁若审其名，已而大悟，即漫郎书中所署名之人。余思此人为马克所识，何为见枉？即肃客人。客颀而长，容色惨淡，又一身急装，似远行始至，满襟犹尘土也。蹙然颤声欲哭，告余曰：“仆有深憾，不及整衣而至，君能哀吾心而原谅之欤？且我与君均壮年，知君非齷齪好苛礼者，故匆遽敢以情达。余行装尚在逆旅，行滕未发，已驰君门，犹恐见君弗及耳。”时天尚寒，余乃延客至近火处坐。客出巾掩面极哭而咽其声。移时言曰：“君深居，应未料清晨之间，乃有不速之客唐突至此。实则此来将丐大情于君，其许我否？”余趣之言。客曰：“马克家拍卖时，君见之乎？”语至此，客已噉然而号。须臾复曰：“吾行状怪特可笑，君固容之，未知更能忍斯须毕吾说乎？”余曰：“设能止君之悲，吾甚乐为之。君速言，我视力所及，不敢自爱。”客曰：“君于拍卖时曾市得马克楼中物乎？”余曰：“有，得书一卷。”客曰：“得毋其书为《漫郎摄实戈》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客曰：“书在乎？”曰：“在余寝室。”客闻言，知书存，色顿舒，若即谢余为能藏其书者。余入室取书授之，客展书至第一页，见署名尚存，而眼泪已沾湿书上，曰：“君蓄意爱宝此书乎？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曰：“求割爱耳。”余曰：“是书固君赠马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然则是书归君，固余愿。”客踟躇移时，转若难出诸口，察其意，殆欲以值归余。余曰：“值无多，余亦忘之，拟以赠君。”客曰：“君此书以百佛郎得之，奈何言忘？”余曰：“君何由知之？”客曰：“吾始至巴黎，即赴

司拍卖家取其簿籍观之，上有君名，署此书以百佛郎取去。”亚猛言至此，几疑余与马克有故。余微觉之，即曰：“吾识马克，目识而已。于其死也，怜其绝世丽质，委于尘土，故宝其遗物。且此书吾盖与人斗价而得，非与马克有情，重价以取之也。今物归其主，幸勿以佞见待。”客悦，以手挽余曰：“毕吾世不忘君惠。”余感亚猛之义，欲知马克轶事；既而自愧有赠书之惠，患有挟而求，遂不即问。客已预知之，问曰：“君竟此书乎？”余曰：“竟矣。”客曰：“吾标识其上，君喻吾意乎？”余曰：“见时即知君与马克非寻常交契。”客曰：“君解事极矣，吾马克殆仙也。”言次，出马克书授余。余受书，见小笺摺叠数四，似已读过数百遍者。书曰：“亚猛足下：得书感君念我，知苍苍尚有灵也。书谕吾病，吾果病，计此后当不能起。然君能怜我，我之呻楚已祛其半。吾自度与君更无握手之日，然甚爱君此手能委婉陈书与我。我百计自治，已无良剂；其尚望后此可以略苏，其在亚猛赐我数言之力乎！究竟病势沉顿，更生为难，所恨数百里之隔，艰于一见。然君心亦知尔之马克，病中梳掠俱罢，衣饰不施，镜里另若一人矣；吾又转喜不与君相见之为得也。君往日书来，祈我释憾君心，马克安有不知？盖君蓄难诉之情，怀不释之疑，急而见诋，吾愈知君笃念之深，实有激而为此也。一月之中，吾偃卧绳榻，匪日不思，苟能御笔，即有日记，至声嘶气咽，腕不能支方已。君若见哀，来时计吾已死，急赴吾女友于舒里著巴家，当得吾日记。君读记时，当知我原宥意中之人，即向有芥蒂，至此已复消释。于舒里爱我甚深，吾每见于，

辄道君情愫，尔日君书来时，于适在侍吾疾，读罢各相洄澜。吾扶病作日记时，虽极悲惋，尚是苦中乐处。君读记，明我向日之心，因而释憾于我，此即君深慰薄命人也。吾本欲以衾中之物饷君，以为遗念，然微息尚在，而镜衾衣笥，寸寸已非吾物，不能更留与君。亚猛足下，尔知吾气息仅属时，隔邻债家及巡捕诸人，履声蹀躞，若防吾尺寸之物属他人者。吾虽未死，犹岌岌不保此物即为吾有，唯愿吾死时始付拍卖耳。嗟乎！鄙夫之见，令人难耐，此岂上天所贻之正理耶，抑人心之变耶？唯拍卖时君须一至，购吾褻物一具，如亲吾身。吾非不知留物贻君，第尽室已属他人，又有监视之人，物贻所欢，转嫁遗孽。吾命已在旦夕，计哀苦躯壳，从今可以遗脱。苟天从人愿，在未死以前可以见君一面，固知福薄，弗能至也。此永别矣！君当审吾不能长书，为吾原宥也！”余读马克书至末幅，仅辨字画而已，盖病革时倾侧不复成书。读已，以书还客。客曰：“君读是书，缠绵敦挚，谓勾栏中有此通品耶？今不复见矣！回思见爱之深，再眷一人，必不类此，吾安能瞢瞢冥冥，听其长逝。且彼临终，尚闻呼我始卒。嗟哉，吾马克也！”于是亚猛忍泪向吾执手曰：“度君见我行为，直一童騃，怪吾全力倾注是人，殊未知马克生时，经吾凌挫，无所告语，彼泰然弗以为意，吾始以为马克负我，孰知今日百鞭吾身，犹不足蔽吾辜也！吾将缩吾十年之命，迸为一日泪痕，哭我马克也。”余闻亚猛言，不知所慰，又不知马克事，要领莫得，计无由止亚猛之悲。顾余自信笃实，或且见听，乃问亚猛曰：“君有无亲属在巴黎？吾与君初

面，知君之哀，惟不知所以慰之。”亚猛曰：“君言良是。然吾自悲其悲，强以聒君，非理也，君得毋烦乎？”余曰：“君误会矣。吾自策其力不足杀君之悲，苟吾辈行中有能慰君，吾且助之。讵有重君深情，乃苦烦耶！”亚猛谢余，以为昏惘失次，请以三分钟为限，俾眼泪干，无令市人指目为笑。又恳恳以赐书为惠，屡言所报。余曰：“凡人悲戚莫慰者，以旁观之人不知其所以然，今请君言其颠末，使吾得乘其间隙语君，使愁怀消释，为计不更得乎？”客曰：“善。惟今日为吾恣哭马克之日，不能语君以详，请俟他日；始知吾眷斯人，殊非无故。”言已，临镜自照，拭泪再订后约，而涕已复交于颐。余再四慰之，客乃坚忍出门。余掀帘视客在舆中，已掩面号咷矣。自尔遂不得消息，然而巴黎中亦稍知有亚猛之事者。一日，余问一友人以马克事，友人曰：“即所谓茶花女者乎？我固识之。”余问女之生平如何？友曰：“视他人略聪慧耳。”余曰：“其友为谁？”友曰：“闻某伯爵为女，几破其家；又某公爵老矣，绝爱昵之，所费缠头不少也。”余历数人，谈马克者如出一辙。欲侦亚猛之事，卒无知者。讷询之老狎客，略有知亚猛事，然亦仿佛不能终究根柢。余疑亚猛忘怀，然深思其人，必非无信，乃至马克旧居询阍者，而司阍已易。余径至马克墓上，冀亚猛来可以一见。墓在一巨园中，缭垣周焉。司墓者出巨册一，余问以二月二十二日有女郎马克葬此乎？司墓者检籍得之，呼侍者引视其处。侍者不待词毕，即曰：“吾知之。”余问侍者：“坟台累累，尔安辨其为马克者？”侍者曰：“彼墓丛花环之。吾方叹显宦子孙，得如彼少年之待马克，

可以无憾。”于是沿径数转，即见茶花百余丛，莹洁咸作玉色，中裹一小墓，余审其为马克无疑矣。侍者言：“彼少年来时，言花少谢，即当易其鲜妍者，勿令吾女郎墓上见残英也。吾闻墓中人丽绝，为彼少年所眷，君识之乎？”余曰：“识之。”侍者曰：“君识是人，亦如彼少年之挚耶？”余曰：“吾闻名而已。”侍者曰：“然则君亦有心。巴黎人咸若君之重马克，吾恐步履所及，园中草木且弗生矣。”余曰：“此墓终无人至乎？”曰：“即彼少年一至耳。”余曰：“少年眷此墓中人，一至讎复即了？”曰：“彼一恸后，即往马克姊家议更葬之。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侍者曰：“此官地，葬此期以五稔，移其残骨以去，彼少年弗忍，拟自市永远之地更葬之。”言已，复叹曰：“吾闻格尼尔姑娘生为名娼，今其人已死，当无责耳。而他家至此展其先茔者，见此墓辄涕唾之，以为不应与巨家接壤而封，亦已甚矣。吾观巨家阡陌上恒自署和泪书，然吾未见其有泪容也。且一年至此不过三四次，即有种花墓上，亦断不如此鲜丽。吾为彼少年市花置坟上，花值极平，未尝侵其锱铢，而不知者以为吾媚死人。吾操业固媚死人者也，长日铲草园中，安有余闲以讲酬应？”余闻侍者言，心益动。侍者似觉，乃曰：“吾闻巴黎巨家昵马克者，比比而是，今埋香于此，乃屏迹弗至。今尚有一人来哭，为幸多矣。吾伺墓久，每见人家置其死女，及笄以上，不棺不殓，投之陷中，岁无虑数十。吾家亦有一女，至爱怜之，怜吾女因并怜他人之死女，比年见妇人夭逝者，辄复心悸，固知吾所操之业苦也。”侍者言既，谓余曰：“君来非为闲谈者，今问墓既得矣，此外更有

奚事？”余乃问亚猛居处，侍者曰：“寓巴黎某街，吾间日往索花值者。”余识之，将归，复周视马克墓，恨不见墓中人此时作何状也，怏怏遂行。行次，侍者问曰：“君欲见亚猛乎？亚猛殊未归。”余曰：“若知亚猛发墓之事确乎？”侍者曰：“不特确也，此策还吾决之。亚猛初来时，即问我欲见冢中人须何法也，吾告以云云。计亚猛未至，必商之马克之姊，若归，则断无弗至者。”既至门，余劳侍者以金，径至某街访亚猛，亚猛果不在，余留笺候之。明日薄暮，亚猛书至，言野次新归，惫极，请余过其寓。余得柬，即驰赴之。亚猛卧床上，遽与握手，而已作全体热矣。余惊问：“先生病乎？”曰：“小病尔。”余问：“先生适自马克姊家来乎？”亚猛蹶起曰：“君何由知之？”余更问：“马克姊听君发穴乎？”亚猛更惊，穷诘自来，余始以园丁言告之。亚猛闻余至马克墓，疑余与有夙好。余乱以他语。亚猛问：“墓上花落未？园丁治墓颇雅洁否？”余一一告之。复问：“君至马克姊家二十一日，何濡滞也？”亚猛曰：“吾病客次几十五日，地湿而恶，更八日不归，法当死。”余乃慰亚猛曰：“君宜静摄，若齿我在朋友之列，当亟来侍君疾耳。”亚猛曰：“过二点钟，吾即当起。”余问：“起何适？”亚猛曰：“至巡捕所问发墓章程。”余言可遣人问巡捕，不必力疾自往。亚猛曰：“惟此足已吾疾。自吾见马克墓归，辗转床席，达晓犹不能寝，自疑世间聪慧美女子，而竟夭逝如此，冀发穴时见其容色有无更变，藉此以杀吾悲。君若不以此事为褻，则请从我一往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之姊向君作何语？”亚猛曰：“彼见吾外人，乃为更葬其妹，悦甚，许我矣。”

余曰：“俟君病愈，谋此未晚。”亚猛曰：“无患，我自乐之。使我不见马克姊，获当吾事，吾心无日可释。此事了，吾无忧郁之状，静摄必得愈。”余曰：“君无论何日往，吾必从之。”又问：“君见于舒里著巴乎？”曰：“吾来时已见之。”余曰：“日记安在？”亚猛就枕下取稿一束向余，已复置之，因曰：“此二十一日中，吾每日必读十余次，烂熟矣。”余即欲取读，亚猛曰：“俟之。记中情款幽折，今吾神未静，请吾事结时，再诠释与君也。今君以车来未？请就君车，携吾手迹赴邮政局，问吾父与妹有书与吾否？以吾到马克姊家时，匆遽间未及贻书父妹，君既到邮政，即以车来，与吾同赴捕房，订明日趣马克墓所。”余遂取其二书归。亚猛已结束以待。书凡四纸，亚猛读已，即出到巡捕所。出马克姊手迹与巡捕，并乞巡捕书与司墓者，以明日十点钟发墓，订巡捕以九点钟至亚猛下处同行。是夜余归，亦反复不能成寐；因余之不寐，益知亚猛此夜益难为地矣。明日，余向晨即至亚猛许，亚猛色惨白，然病容已略减。余见案上烧烛至尽，烛泪堆盘上盈寸，知亚猛通夕未睡。言已，出书极厚，盖覆其父妹者。想此书必因破睡而作，思深恨永，不觉其长尔。于是与巡捕同载至墓下。亚猛行略前，余与巡捕尾之，时见亚猛筋掣若患寒噤。亚猛无言，余亦弗问。迨至墓弓许，亚猛据地坐，汗出如濯，余亦心动不已。不图人生哀苦，乃至此极，余竟身履其境也。谈次，园丁已将墓上花朵拔置满倒，二锄竞下。亚猛携余手倚树而立，目光耿耿，注射刨坟。殆半，锄锋触石，其声铿然。亚猛惊跃，力握余腕，痛极。盖葬时以碎石置棺上，

园丁既以簣载土他委，始掇石尽。余察亚猛每历一分钟，神色辄变，颐缩唇掀，若临死刑。余此时颇萌悔心，不应以好事自觅苦恼。迨全棺尽露，巡捕麾园丁曰：“发之。”棺钉旋螺土花蚀久，棺亦渐腐，一旋已起。棺盖甫启，凶秽之气棘鼻刺脑。时坟上丛花犹繁，清芬为尸气所夺，香色都敛。余视亚猛，已无人色。棺中以素帛裹尸身，凹凸已现尸形，一足翻帛外。巡捕麾园丁去其面衣，面赫然，见目眶已陷，唇腐齿豁，直至耳际。齿粲白犹如编贝，黑发覆额上，左偏直掩其耳，此即当年坐油壁车脸如朝霞之马克也。亚猛神志丧失，不复类人，以巾著齿咬之，咋咋有声。余此际颇重目翳耳鸣，不知所措，唯将花露吸入鼻观。巡捕呼亚猛曰：“认得本尸未？”亚猛喉中作声，似泣非泣，曰：“见之矣。”巡捕令盖其棺，移赴新坟瘞之。亚猛容色愈白，目不他瞬，犹注废圻之中，弗动如石人焉。余告巡捕，请同亚猛归。巡捕见亚猛若病，亦速余去。亚猛扼余手，若相识若不相识。余曰：“事讫矣，君不行且病奈何？”亚猛口诺而步弗随，余逐步掖之行。亚猛且行且语余曰：“见马克双目乎？”身颤筋掣，屡呼不答。盘跚门外登车，亚猛周身起栗，若冒隆寒，犹强语慰余。余闻其肺叶相击，声达于外。余时时以花露授之。既至，寒噤不止。余乃语仆人为之添炭炽火，余遂代往延医。医至时，亚猛面容紫涨，忽发狂呓，语杂不可辨，惟时闻马克二字略清晰也。医言脑热重，不治且狂，幸外病胜其脑热，不尔，不可治也。亚猛病十五日，余未尝俄顷离，于是二人交情益密。时已季春，鸟啼花开，暖气熏人。医言亚猛病已有

起色，午未两刻可以就檻，吸取天气，以苏病躯。余虽常见亚猛，未尝一及马克，而亚猛则时时向余道马克事，哀思自是亦渐杀矣。时以病故，未尝寄书其家也。一日天气晴明，晚霞一片在浓树之外，与蔚蓝天相映发，神爽气清，虽居巴黎鞞毂之下，而所居隐于树间，青叶翠阴，不类人境，隐隐闻马车声，若在空中。亚猛四顾叹曰：“吾当日即以此时识马克耳。”余未及答，亚猛忽顾余曰：“吾与马克轶事有足纪者，吾言之，君编而成帙，虽不足传，亦足以明吾两人夙心也。”余曰：“君新愈气促，且缓言之。”亚猛曰：“吾已夕餐，精神健足，可以从容为君言马克事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亚猛曰：“吾叙马克事以年月出之。君文人，可为润色则润色之。”余倾听至终，或愕或叹，归遂编次成书，不为增损，盖纪实也。（以下均亚猛语）亚猛曰：余一日在巴黎，同友人家实瞳赴戏园，半出既终，余起，旋因间行甬道间，有丽人过余侧，家君颌之。余曰：“谁也？”家君言：“此马克也。”余曰：“二年未见，面庞全易矣。”家君曰：“此女病，非寿相也。”言次，余心动甚。因思二年前余曾一值之，色授魂与，心遂怦怦然。时有友人善相术者，相余骨法，盖天生情种，见勾于美人，即缠绵不已。故余每见马克辄动，而友人咸目笑之。余第一次遇马克于刳属之市，见有通明玻璃车，坐一丽人，翩然下车，适一珠宝之肆，市人纷骇属目，余则木然弗动如痴人。然从玻璃窗中隐约望之，欲从而入，恐丽者见疑，因逡巡不敢即入。丽人著单缣衣，轻薄若披云雾，上覆肩衣，以金缕周其缘，杂花蒙焉。用意大利草织为冠，腕上宝钏缺口，络以金链，光华射目。俄上车行。

时肆中人目送之，余乃就问丽人姓名。肆人曰：“此马克格尼尔姑娘也。”余不敢详问居址而归。余自计阅妇人多矣，未尝如是之美也。间数日，余同友人至倭伯夏江密克戏园观试演，左厢之上，马克在焉。冶丽之态，合座倾倒。马克执远镜瞩台下，见余友，遥颌之。友将就之谈，余戏友何福能识马克？友问余识马克乎？余曰：“愿欲识之尔。”友遂偕余同行。余患唐突，丐友先容，友曰：“勾栏中人，乃烦先容乎？”余心颇弗适，然终弗敢往。友遄返曰：“马克候尔矣。”余问：“有他客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友乃行，余从之。旋折十数武，忽出门外，余惊曰：“马克迟我，奈何转向门外觅之？”友曰：“非也。马克思蜜渍葡萄，余将买诸市间。马克无他嗜，惟嗜此耳。”葡萄既得，友告余曰：“君勿钦礼马克如侯爵夫人也。遇此辈人，可以恣吾谈诹。”余诺。甫至座外，已闻马克笑声。见余微颌，亟问友人曰：“将葡萄来乎？”以纤指握葡萄，且啖且顾余。余色赧，不敢正视。马克耳语隔座妇人，笑吃吃不可止。余此时左右无所自容，马克竟置余无一语。余友不欲余见轻于马克，乃谓曰：“尔见亚君讷讷若不出口乎？心艳丽质，噤而不呻，愿马克宽假之。”马克曰：“君患独行，以此为伴耳，岂复有心属我。”余即答曰：“我非真心，亦不挽人引导。”马克曰：“此风月场中常态也。”余自揣雏妓晤客时，恒为狎客揶揄，阅历久，转以此窘狎客，似报复焉者。顾余朴讷不解谑浪，而一晌厚视马克之心，至此亦复冰释，乃起立辞马克曰：“君以是遇我，向后不敢更复请见。”忿然遂出。甫攀门环，而厢中笑声已大作。余入座后，乐作戏

举，友亦踵至，谓余曰：“君何戇也？彼以君为心病将发，引以为笑。此辈至猥贱，待之犹以香水沐小狗，驯则近之，骛则推之沟中，君何重视若辈，以尊礼妇人之意加之？彼又恶知君意也！”余曰：“无伤，从今弗接之可也。自尔较初见心绪当略息。”友哂曰：“良然，吾甚望君他日勿被人言为马克故破其产也。且马克言论尖峭，微近轻薄，若但以青楼人视之，固亦胭脂队长也。”是时乐声大作，友亦无言。余此时偷瞩左厢，马克倩影在灯光中，如接图画。余转觉忿怒马克揶揄之心，逐渐为欢爱之心渐推渐远。戏未阕，马克同前来妇人已离厢，余亦不觉自离其座。友问曰：“去乎？”疾顾左厢，马克已行，乃笑谓余曰：“君去，君去，吾视君此行当得意也。”余出，适见马克历阶而下，长裙拖石上，綵縠有声，香风流溢；时有二人与之同行。余退自暗陬，防为所窥。迨既出门，有小童侍焉。马克呼曰：“告御夫挽车至英吉利茶肆中迓我。”更数分钟，余在街廊上望马克。马克临窗而坐，左手拈花，以右手理花瓣。余即赴隔衢茶肆第一层楼上，开窗相望，适当马克坐处。至一点钟后，马克始挟二男二女而去。余即呼市上车尾其后。马克车直至恩谈街第九号，马克下车入，余四人自归。余自计此时，直侥幸遇之，其欢悦当无尽。自是以来，或遇戏园中，或他处见之，马克嫣然恒有笑容，余则无时不心动。一月之后，乃久不见马克。余造吾友家实瞳问马克消息，家实瞳言马克病肺逾月矣，今且殆。余初闻，心怔忡不能自己，继又喜病深客寡，必疲于酬应，乃每日至马克家问阖者，审马克病状，迨马克至巴

克尼时始已。马克既去巴克尼，而余悬念之心，亦遂渐消歇，故今日同家实隍至戏园时，遂不认识也。是时马克用青纱蒙面，余离合莫辨，若在二年以前，虽蒙十重步障，余犹识之。今既晤面，从万念灰冷中陡然复炽，余亦不自知其何心。然思想之心，斯须无已，奈何使马克得闻之？言次，遂复归戏园座，视马克仍在西厢。余熟视久之，比前容止较庄，然病后愁容，若不胜清怨。时已四月向尽，天气渐暄，而马克身上犹御绒衣。余频目不已，马克流波送盼，亦以远镜窥余，匏犀微展，余佯弗觉，盖不敢劳其眷思也。时台中乐已大作，实则余每来专为马克，无心观剧。剧之优劣，余茫不之觉。时马克在西厢上目注东厢。余望东厢，则一中年妇人在焉，名配唐，盖亦勾栏中人，改业为缝衣，余固识之。配招余，余乃就之东厢。而配仍与马克眉语。余问配唐：“伊何人也？”曰：“马克耳。与吾比舍，吾第七号，彼第九号，开窗适面其妆楼。”余曰：“好女子也。”配曰：“若愿见之乎？吾与尔就之。”余不可。“然则招之来乎？”余曰：“吾意不欲在此相见，拟君为先容。”配唐曰：“难，彼有助爵保护之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配唐因与余言马克在巴克尼时，为某公爵所爱，不欲令其更操旧业，故旧时贵游子弟恒不敢至其家。余曰：“马克为是独行欤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马克之归谁送之？”曰：“仍独行耳。”余问配唐：“君亦独行欤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我送君。”配唐曰：“君友何人？”余曰：“清俊少年，其情甚欲识君。”于是与配唐约剧第四出偕归。余方离座，配唐呼曰：“来，来，尔见对座公爵至乎？”余观西厢有

七十余老翁来就马克，携一革囊，实果满中。马克以囊遥示配唐，拟共食之，配唐不可。马克乃回眸向老翁语。余乃约家实瞠至配唐座次。甫及门，马克与公爵同行，香风拂然，余心志瞀乱。于是已过第四出，余与家实瞠及配唐觅市车同至恩谈街，周览其肆陈设。余谈辄及马克，并问公爵尚在乎？配唐曰：“马克仍独居。”家实瞠曰：“得毋苦寂乎？”配唐曰：“彼夜来恒苦不睡，往往招吾夜谈。”余疑之。配唐曰：“癯瘵之人，每夜辄烁肌肤，贴席为难也。”余曰：“彼无欢昵之人乎？”配唐曰：“吾每至其家，常见某伯爵在焉。伯爵竭诚可其意，马克处之淡然。然伯爵家素封，吾震其富，恒劝马克亲附之，马克向壁唾曰：‘蠢物奚可人意！’意讥伯爵。吾曰：‘纵是蠢物，我固可以多得钱，昵之何害？即如公爵年已侵耄，且其家恒告之以为狎汝无益，彼又惜费，于子无利。’屡诫仍不悟。虽然，公爵亦奇人，爱昵马克，若抚孩稚，去时犹留纲纪侦伺门外，防其有客至也。”家实瞠以手抚琴，忽问余曰：“伤哉马克！余每见其有戚容，殆为此乎？”配唐拊家实瞠之手曰：“缓之，隐约间似马克呼我。”倾耳果然。配唐曰：“客休矣。”家实瞠曰：“为主人者固如是乎？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配唐曰：“吾将赴马克家耳。”余曰：“君去，吾与家实瞠俟子何如？”配唐不可。余曰：“同行何如？”配唐尤不可。家实瞠曰：“我识马克，姑一往探，计亦良得？”配唐曰：“亚君未尝谋面，奈何？”家实瞠曰：“我为引导。”配唐终不答。寻又闻马克凭窗而呼，配唐亦临窗应之。余与家实瞠尾其后。配唐开轩，余匿轩后。马克曰：“我迟君十分钟矣。”配

唐曰：“何为？”马克曰：“伯爵苦苦在此，沉郁杀人，趣君来为我解秽。”配唐曰：“有二客在。”马克曰：“胡不速之去！”配唐曰：“思欲见君。”马克曰：“客何名？”配唐曰：“一家实瞠。”马克曰：“识之。”“一亚猛著彭。”马克曰：“未之识也。然客速来，得客较胜伯爵。”余思马克审吾面而忘吾名，然宁使马克念吾旧事而识之，不愿但识吾面也。家实瞠语配唐曰：“何如？马克固悦我。”配唐曰：“不然，彼以君来速伯爵耳。然君见马克当下之，弗使怒我进俗客。”余且行且却，以为此举若系吾终身之事者，较第一次引见马克时尤极惶惑。甫至门，即闻琴声，配唐叩门，琴应指歇。门辟，至厅事上，遂抵卧室。见一少年近炉而坐，灯烛灿然。马克抚琴，意似不适，见配唐人，并呼余及家实瞠同坐，且曰：“吾今日见尔悦甚。向在戏厢，何以不移坐就吾？”配唐曰：“防公爵至。”马克曰：“谊为朋友，何害也？”配唐言次，即告马克：“君许吾引进亚猛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向已许君挟二友矣。”余近马克，嗫嚅言曰：“故已见君。”马克迟疑。余曰：“向在鲁伯懈刚密克戏园中，君居西厢，某友引余见君，尔时余颀颀之状，适为君哂，今夕见君，幸不以旧事介意也。”马克悟，因笑曰：“非君唐突，吾自轻薄可恨。今故态已略更，幸君子恕之。”言次，举皓腕，余即而亲之（此西俗男女相见之礼也）。马克曰：“甚哉，吾每见生客，辄用狎侮，使人难堪。医言吾病在筋，或不谬也。”余即曰：“君病近良已矣。”马克曰：“此追言前二年事也。”余曰：“记之。”马克曰：“谁语君者？”余曰：“人尽知之。余审君病，常密访诸阍者。”马克曰：“何不留刺？”余曰：

“否。”马克曰：“吾病时闻阁者言，时有一少年时时问余病者，即君也耶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马克曰：“嗟乎！”旋回眸视伯爵曰：“是君所能乎？”伯爵曰：“吾识君刚二月耳。”马克曰：“彼识吾仅五分钟，而钟情若此，吾所以鄙汝之戇也。”伯爵语窒。余此时甚为伯爵惭。因思伯爵之情未必逊我，此时群客在座，恐其难堪，余因乱以他语曰：“门外闻君琴甚美，请续前操，以聆雅音。”马克曰：“客坐，吾琴技家实瞠知之，此惟伯爵相对，方可略奏吾技。君贵客，得毋污耳乎？”伯爵强笑曰：“君乃以绝技饷我欤？”马克曰：“唯其劣也，留以款君。”伯爵无言，以目止之。马克乃语配唐曰：“吾向嘱君了吾事，今了未？”配唐曰：“了矣。”马克曰：“尚有余绪，今且下榻于此。”余曰：“吾两人在此，恐误君事。吾幸见君，可以销前隙矣，请退。”马克曰：“此不为君语也，吾甚欲君久坐。”伯爵出金表于怀中，曰：“此时赴会所尚未晚。”马克无言。伯爵乃执马克手辞。马克曰：“君何遽遄行？”伯爵曰：“迟恐见厌于君。”马克曰：“厌固在心，非今日之厌重于昨日。此后当以何时更至？”伯爵曰：“君许我何日至？”马克仍曰：“再图后会。”意愈落寞。伯爵临去，以目视配唐。配唐皱眉耸肩，似告之以力不能贍者。马克呼灯送伯爵行，曰：“去矣，吾心肺皆舒矣。”配唐曰：“伯爵视君厚，君视几上钟犹彼所赠，价不值几千佛郎乎？”配唐以手拊钟，弄其机关，似甚嗜者。马克曰：“以彼之物，当彼之蠢，时贡丑态于吾前，两较焉，吾宽假之者，所值不仅千金也。”余曰：“伯爵甚念君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彼颠倒之词，吾若倾听之，盱食尚不遑也。”于是马克且语

且抚琴，顾余曰：“吾渴思浆，君诸人得毋饥乎？”配唐曰：“吾思鸡耳。”家实瞠起于座，请出饮市楼。马克曰：“无尔，吾遣人以饌来，就饮于此。”余观马克清瘦，若不胜衣，然娉婷有出尘之致。且思伯爵身为勋戚，广有金资，又亭亭美少年，下气于马克，马克视之若路人焉，其人之贵，虽当日有憾于我，今亦可以已矣。此女高操凌云，不污尘秽。凡人之亲马克，及马克之加礼于人，均不为知交，意者须有精黠敦挚之人，始足以匹之。马克接人，恒傲狷落落，不甚为礼，余固知马克之贞，非可以鄙陋干也。余自是精神专注马克身上，因心及脑，由脑返心，辘轳上下，均以马克之行事为人往来计较。正在神思飞越之际，马克忽又问余曰：“问阁者于门外，常以吾病为焦灼者，即是君耶？”余未及答，马克曰：“此人间至情，吾不知所谢。”余曰：“君许我时时存问则得矣。”马克曰：“自五点至六点，自十一点至十二点，君可以此时来无碍也。”马克乃语家实瞠曰：“为我弹暗威打赏哑拉坪卡一操（犹华言款佳客意）。”家实瞠曰：“何由动此操？”马克曰：“一写吾心之悦客，一则吾一人之技不能及此段，烦为我奏之。”家实瞠曰：“君模糊处在第几段？”马克曰：“第二段甚模糊也。”家实瞠至琴所，翻谱置琴次，马克遂同坐按谱而弹。至第四段，谱中云“海咪海朵海发 咪 海（即华音之工尺上四合声也）”八字，马克曰：“吾所不能者即此字，请更按之。”家实瞠弹已，马克乃复按谱而弹，粗能成声，而一两字间辄错综不复入调，因语家实瞠曰：“每夜辄至二点余，誓不成声不睡，而卒莫能叶。彼伯爵一挥手间，应弦赴节，吾益恶其鄙

陋而怀此绝技也。”言已更按，终不成声，嗔极，顿足而起。配唐曰：“我固谓君戕贼其身，一琴之细，何怒为？吾饥矣。”马克仍就琴床度小讴，家实瞠漫声和之。余告马克曰：“歌词鄙，且勿度。”马克曰：“君高洁，诚恶此乎？”乃以手握余，余曰：“我为君洁，故愿勿度，非我自为也。”马克嗤然，似不以洁自许者。时饌仍未至，四人起行厅事间。配唐与家实瞠转入餐房，见格上以细磁范金为小牧童笼鸟坐牛背上，制甚精巧。配唐呼曰：“此物我何未见？”马克曰：“此易得，君悦即以赠君。”于时配唐纳磁童子于怀中，同余至更衣所，见壁上张二图，配唐指其一曰：“此亦一伯爵所赠，君识其人乎？”更示其一，“则又一伯爵之公子某所贻者，公子昵马克，几破其家，今决马克矣。”余曰：“马克悦公子乎？”曰：“公子远行时，马克尚在戏园中，至上车时，微微雪涕而已。”时饌已设，侍者速余入餐房，见马克依墙而立，家实瞠执手与语，语细不可闻。马克意似愠，遂缩手登席。马克麾从者下关，客来勿为通。时交一点钟矣。马克豪饮纵恣，在常人余固乐之，而在马克余心怪其不类。微窥其意，似以此荡涤愁绪。迨用香槟至数钟以外，以手按胸上微嗽，旋持素巾抹之见血，马克遂退就更衣处。配唐及其侍者咸曰：“此常有之事，不足深怪。”余心骇极，疾趋视之，见房中深黑，烛光荧荧，马克就长凳而卧，左手拊胸，右手撒他凳上。案上陈杯水，水面红纹紫带，丝丝均血缕。二目若瞑，樱口微张，肺气郁勃，借呼吸以宣泄之。余坐其旁，问马克惫乎？马克视余，意似喜，然见余愁郁，转以余为病。余曰：“非病也，为马克耳。”

先时马克肺气直突，嗽极泪泚，至此始以巾拭之。余声颤甚，问马克曰：“马克弗医殆死耳，恨我不为马克亲属，无令马克轰饮始可。”马克曰：“纤小之病，愿亚猛勿为吾忧。若独不观同席二人乎？彼知吾病不为累，故亦不来问也。”言已，即起临镜，咤曰：“吾失容至此乎！”左手掠其髻，更以右手整裙，遂邀余至席上，余兀坐不能起。马克审吾为马克忧，竟至吾前执吾手。余携马克手至唇际，不觉泪滴其上。马克亦坐吾次，曰：“亚猛童騃，此足哭乎？”余曰：“吾状固騃，然为马克肠断矣。”马克曰：“奈何，吾长夜失眠，不如此何以自遣？然女子之身薄命若我者，生死亦何足数。”余曰：“马克听余，余亦不自知一见马克，何以即入余心？余此心天知之。且自余见马克后，更无一人能逾马克者。马克听余，愿此后勿更轰饮以戕其身，使吾为马克哭。”马克曰：“亚猛期吾珍重，不知吾命薄者也。吾坠落此途，已居狂荡世界，吾若幽娴作好女子，吾死久矣。不治容以悦人，人何从入吾门，将以长日幽闭自锢乎？且吾身非闺秀，既无亲属及朋友往来，吾向病时，乃三礼拜之久，无一车一马及吾闷者，追忆至可伤痛。”余曰：“马克苟齿我为昆弟，我请留此为马克已病。静摄一时，不特病愈，而绝代冶容亦不至于枯槁。”马克曰：“今夜饮苦趣酒耳，明日君怀当可舒泰。”余曰：“非也，马克前病时，余不尝日夕至此问阍者乎？”马克曰：“良然，尔时何以不排闷入？”余曰：“女子寝室，胡得唐突。”马克曰：“若吾辈者，亦可绳以礼法乎！”余曰：“吾一生见妇人，恒以礼自律。”马克曰：“亚猛能长日留此，为吾已病乎？”曰：

“能。”“能长夜留此为吾已病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马克曰：“凡人缔好，皆有名目，亚猛所以待我者，其名目为谁？”余曰：“此所谓德武忙耳（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）。”马克曰：“此力奚而来？”余曰：“情不自禁，发而为此。”马克曰：“然则情爱耳。”余曰：“然，日后当为马克言之，今夕且勿言。”马克曰：“愿亚猛始终勿言。何者？我负亚猛，则亚猛必恨我；我狎亚猛，则亚猛必昵我。然吾一侈恣女子耳，长年半居病中，又多焦急哭泣之时，即或展笑，其中心懊悵更甚于哭，亚猛近我何乐？亚猛宜留我以饵既老且富之公爵，俾其倾囊以恣吾用。盖吾一年须费十万佛郎，必非亚猛所堪。亚猛试观往日狎我少年，都已星散。亚猛长者，何事踵其覆辙！”余此时无言，心念马克平日嫚讴狂饮，侈荡无伦，其性情哀惻之深，如自障十重厚幙，今一夕之谈，全身涌现，余若揭幙而入，抵其肺肝深处，此时竟难寻觅一语以谢马克矣。马克谈次，复执余手曰：“二客久待矣，吾两人在此为愚騃之状，殊属可笑。”余曰：“愿马克先行，许余留此默坐。”盖余恶见马克狂饮，心辄惧蚤，不可自止，不如不往。马克曰：“亚猛不在，吾益落寞。”余曰：“愿留，更进一语，此语马克必且熟闻而为常谈矣。然余不解何以一见马克，即深抵脑际，虽他爱好，不能入吾脑中，推马克而远之。余与马克已隔二年，今夕晤面，较诸当日初见，爱根更博而大。假令马克恶我，我且发狂；即不恶我，亦不许吾用其爱，我仍发狂。”马克曰：“愚哉！度君家业必不丰，君亦知马克月计须七千佛郎乎？君果见爱，请时常过我为膩友。爱念本不禁君，唯愿专为朋友之爱耳。”

且君方在妙年，性真而心热，堕落狭斜，必无终局，宜自觅佳耦为匹。君既视马克为好女子，亦思马克之言有欺君者乎？若为一马克之身，颠倒谬乱，深所不忍。当知马克一身，固未值亚猛若此颠倒谬乱也。”言至此，配唐呼曰：“二人何长谈耶？”配唐首蓬蓬然，衣袂不掩，余哂之。马克曰：“君且退，我二人言终即至。”配唐旋去。马克曰：“亚猛意决乎？我二人从今为朋友矣。”余曰：“苟遇时，吾即去。”马克又曰：“坚识之，勿更约。”余曰：“如约。”马克曰：“既如是，何不早告我以此语？”余曰：“始接时，君戇我，我恶敢以戇进？”马克曰：“君晤我时，已忧我矣，言之何害？虽然，君是夜归，必不安于床席，是知爱人不易，徒增恼也。”余曰：“君亦知是夜余迟君于英吉利茶肆外，君凭栏理茶花，旋以车载归恩谈，五人同行，君一人自入，此时我之心，转悦君之独归，君知之乎？”马克笑。余曰：“君何独归，岂有故乎？”马克曰：“言之勿嗔。”余曰：“吾何心而敢怒君？”马克曰：“余之独归，先期有人扫榻以伺我耳。”余此时勃然而怒，即与马克执手告别。马克曰：“我固知君不能忍也。”余曰：“吾之情根，苟有可以铲除者，吾亦何怒。虽然，君时时有候君之人，则我此时例不应留。”马克曰：“君寓中亦有人候君乎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我例当去。”马克曰：“听君。”余曰：“君趣我耶？”马克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君何因窘我至此？”马克曰：“吾未尝也。”余曰：“君意中有候君之人，我何可留！”马克曰：“吾先时闻君言我独行入室，而君甚悦，不解何心，故笑耳。我身非闺秀，而君今日方邂逅我，我何能于未识君前为君守贞？且我南迎北送，匪君一人，若

人人于初见时悉如君憨状，我将何堪？吾阅人多，诚未有如君之痴者。”余曰：“他人爱君，恐不如我之笃，痴亦不复自觉。”马克曰：“确乎？”余曰：“吾爱逾于所言。”马克曰：“君昵我逾量，吾实不知所报。”余曰：“求马克以余情及我足矣。”马克曰：“何以处公爵？”余愕问何人？马克曰：“即寻常保护我之公爵也。”余曰：“彼恶知之？”马克曰：“知之奈何？”余曰：“公当恕我。”马克曰：“难必。”余曰：“君独无他人，他人公爵弗怒，独怒我何也？”马克曰：“此人谓谁？”余曰：“方入席时，君令侍者下钥辞客，非欤？”马克曰：“礼法中之友，何得不交。”余曰：“深夜女子之室，而礼法者至乎？”马克曰：“我为君故而谢客，而君转以责我，其理耶？”余不禁至马克旁密语曰：“我之心为君死矣。”马克曰：“君异日见我，勿问他事，则我可以长侍君矣。”余曰：“如约。”马克曰：“我绝患纠缠，恒人契一女子，辄周遭省问，久之寝管其事，束缚不可自逞，故我立意，须有信我听我亲我者，方以身许之。”余曰：“三者吾均能之。”马克曰：“请观后效。”余曰：“何时为后？”马克曰：“即自此以后耳。两国论和成约，亦须时日，匆匆何能立定。”言已，以红茶花一朵，著余衣袂之上。余曰：“再见何时？”马克曰：“花残时见。”余曰：“此花残自何时？”马克曰：“明夜十一点至十二点两刻耳。为时甚速，君其慰矣。虽然，君不能以吾言语客也。”余唯唯，马克遂与余同出。行次，马克语余曰：“君知我许君之速乎？以我余息不久，旋化异物，故谋此甚促耳。”余曰：“马克勿为不祥语。”马克笑曰：“吾命至短，恐君款爱之期，尤不及吾命之短也。”旋至餐

房，马克呼侍者，配唐曰：“侍者在君室鼾睡矣。”马克曰：“磨折杀矣，夜已渐深，请诸君归。”余乃与家实瞠出，配唐留宿。家实瞠疑甚，曰：“马克有许君以可得信者耶？”余曰：“无。”家实瞠曰：“然则不如配唐耳。”余曰：“配唐如何？”曰：“虽老，风度犹胜耳。”

小仲马曰：亚猛言至此，虚怯若不胜者。时天气微寒，余问亚猛恶寒乎？请下风窗。亚猛时以首枕软凳上，默然不答。余曰：“君情愫甚绵远，请以来日言之，今理枕且息。”亚猛遂去外衣，叹曰：“我病中得申马克事，乐甚。君若以为絮者，则请勿言。”余曰：“我固乐闻马克事者，君苟足自胜，则请再竟其说。”

亚猛言曰：余是时别家实瞠归，沿路追念马克言语，一一入于脑际，无一能遗忘者；思深脑动，遂辗转不复能睡。自思马克绝世丽姝，岂区区立谈坐议之间，为人所动？乃爽然若疑梦寐中所接之马克。意岂马克之为人，于人有异，能知余见爱之深而用此以答耶？然吾闻马克之待客也，分寒燠两景，以定缠头之高下，似乎意在索直，而于狎邪之伯爵诸人，又漠然无所恋；若云专不为利，而于高年之公爵又息息相依附，未尝有离，何也？若云意在两少相狎，慕稚齿之相若，何以家实瞠之年少风流，复拥巨资，而马克未尝一顾，特注意于吾，何由前倨后恭若此？然则吾数分钟之款昵，怜其病态，哭其无依，马克因追忆沉疾之时，感吾屡屡问病，盖有实心于彼而许我乎？是吾数分钟之情款，胜人长年觊觎而不得者多矣。虽然，吾始思马克，自后当实近其人，过此别无余望

矣。第马克身为勾栏中人，而吾之待之，实目为一至贞至洁之女子，因立谈坐议之间，此后可以长亲芴泽，几疑人间无此迅捷之快事。于是通夕无睡，意念忽起忽落，或欣或憾，不知所云。终复自疑：马克美人情性，若杨花之随流飘荡，瞥眼便无痕迹，不如从今决绝之乎？于时余之思索，浑无涯际，一身都在梦呓之中。移时，复思马克既已亲我，则马克之病实余责也，今当竭其精神智力，专注马克身上，为之治病始可。思极力疲，昏然遂寐。迨寤，日已逾午。时天气至佳，余起，徜徉栏外，自以为一生美满之事，无此为极。既盛服讫，而心犹上下如辘轳，觉毛窍之间皆透微暖，岌岌顾景，唯盼马克所期之晷刻若弗届者。几疑寓楼狭仄，若不能盛吾偌大之佳趣。于是遂出经恩谈街上，见马克所御之车尚驻门外，余遂左折向大马路而行。此时狂喜已极，觉逢人咸有欣悦吉祥之气。乃逡巡路上刻许，见车影隐约自远而至，余心固以为马克至矣。已而车停，果马克也。时有一少年在稠人中锐身而出，与马克言，已而自去，马克车亦遂行。余竟前睇视少年面庞，即马克餐房中所悬之画像。然则此少年殆即配唐所言之某伯爵耳，或且马克昨夜严关谢客时即属此人。今停车自明，并峻拒以今夜勿往乎？余是日前半日为思虑所困，后半日昏昏然手足不知所措，至十点钟始归。入更衣处，治齿盥手，复三点钟之久。时时视壁上悬表至一百次，而两表针锋行度相埒，余此时盖望其一能飞越一半分者，余即奉以为率而先往。已而钟动至十点半，余度行至马克家适十一点，遂自余寓起行。至恩谈街，仰望马克楼上灯火荧

然，余问阍者格尼尔姑娘归乎？曰：“姑娘出，从未有十一点前即归者。”余始谓由家至恩谈街，为时当半点钟，因阍者言，自视其表仅五分钟，可知余情恋马克行路之迅也。时夜已黑，余往来恩谈街上，阒然无人。忽车声辘辘，当门而止，下车果为马克。马克左右顾，若觅人者，余遂与执手为礼。马克曰：“君至乎？”余曰：“昨夜承马克约，故应时而至。”马克笑曰：“吾几忘之。”余此时如冷水浇背，兴致全消，顾知马克性格如此，即亦习不为怪。马克乃肃我入。马克顾侍者曰：“配唐归未？归时当即来，为吾将楼上灯火扑息，客来道吾未归也。”余默然无言，相将至卧榻前。马克去外衣，移榻近火，手拈表链，语余曰：“日来有异闻否？试以告我。”余曰：“否，此来吾甚悔之。”马克愕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余曰：“吾观马克恭甚，得毋以我来为窘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否，我长夜失眠，头涔涔然。”余请问，俾马克将息。马克曰：“我倦即眠，君亦无须去也。”言次，闻叩门声甚厉，马克颦蹙曰：“侍者安在？”将自起启关，顾余少坐，而马克遂出。余伏而俟之。门辟，余闻声知为善琴之某伯爵也。问马克曰：“善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否。”伯爵曰：“我来苦君矣。”马克曰：“然。”伯爵曰：“君待我落寞至此，我何开罪于君耶？”马克曰：“君固无罪，特我病思眠，厌闻人声。且吾每夜归，未过五分钟，君已踵至，屡验皆然，君意究何属，试以告我。若悉心向我，我固已峻绝足下至百数，今请移爱我之心他向，我此次辞君为永诀矣。若稍明进退之分，速离吾门可也。侍者来，可提火送客。”自尔不闻他语，但闻户枢声戛然。遂入。侍者既送客，尾马克入室，马

克语侍者曰：“告来客勿以喋喋者浼我，我病厌闻人语狎嫖事，再来，严扃勿使人。我操业猥贱，人见丽服炫世，昵我若渴，一旦容色颓暗，未能知值人兽畜我否耶？”侍者曰：“主人火动筋掣，旧疾更发矣。”时马克血脉果愤张，苦里衣约体，促取寝衣易之，仍问配唐归未？侍者曰：“已告其人，归时当即至。”马克曰：“此又一负心人也。彼需我则如鹰附人，我苟需之，则去如冥鸿，独不思我之待需于彼，为事甚巨。”因命侍者以冽酒冲冷水至，再佐以他饌并果子，遂顾余曰：“与我同食，何如？子姑以书自娱，我更衣即至。”乃燃灯入浴所。余此时若处冷瑟之景，甚为马克怜惜。无何配唐人，见余咤曰：“子何遽在此？马克安在？”余曰：“浴耳。”配唐向余曰：“马克悦子，子知之乎？”余曰：“否。”配唐曰：“然则子胡至此？”余曰：“余来候马克耳。”配唐曰：“安有夜深至此耶？”余曰：“何遽不可？”配唐曰：“谎哉！”余曰：“乍来时马克不甚为礼。”配唐曰：“少选，则佳境出矣。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配唐曰：“余将好消息来矣。”余曰：“子言马克悦我，向子究有何语？”配唐曰：“昨夜子与向客行时，”甫言至此，骤问余曰：“客得毋为家实瞠乎？此人今安在？”余此时笑声将冲咽而出，私念家实瞠顾我，道配唐如许情愫，今乃若识若昧耶？配唐复曰：“此年少性质佳，然操何业？”余曰：“渠每年有二十五千佛郎子金，其家不甚贫也。”配唐骇曰：“确乎？向马克亦问吾子家产何似耳，又问子何业，家何向，外遇何人？凡二十许少年时应有之事，匪不问者，吾盛道子美以对之矣。”余曰：“感甚，昨夜呼子何也？”配唐曰：“否，夜来命吾遣伯爵耳。今日渠有事见

属，幸已得当。”言至此，马克浴已罢，懒妆博其衣，意态娟媚愈胜，语配唐曰：“见公爵乎？”曰：“见矣。”“付尔何数？”曰：“六千。”曰：“有吝色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累此老矣。”马克取银券问配唐曰：“子有需未？宜急言。”配唐曰：“子知我者，得数百佛郎足矣。”时夜已深，马克期以明日，遂留配唐同饭。配唐曰：“客居吾舍，当往。”马克曰：“嘻，汝以狂荡终老矣。”配唐嗤然，谓余曰：“亚猛坐，余行矣。”马克以银券置格上，笑谓余曰：“吾倦矣，子许我偃卧乎？”余曰：“匪特吾愿，且欲子先寝耳。”余遂坐其卧次。盖思配唐之言，券至而马克已悦，为非妄语也。马克谓余曰：“子怒我先时有不豫之色乎？”余曰：“不敢，且弗特此无所隙，即他有所拂，亦万无憾君之理。”马克曰：“然则子甚爱我乎？”余曰：“几狂矣。”马克曰：“子亦未计余乖戾之癖至此，乃款款相昵，子若有心，试誓之。”时侍者提樱桃与他馐及葡萄酒至，安二席，马克命移席傍榻，谓侍者：“尔三夜弗睡，余此时毋须尔。”侍者曰：“下双关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午前勿令人入也。”明日朝曦甫上，马克告余曰：“君且去，公爵行至矣。然彼来时，适吾未起，辄坐候弗去。”余曰：“何时可以再晤？”马克出钥匙，俾余启关出，曰：“吾有片楮相授，君但如吾说行事可矣。”余请以钥匙见付，马克曰：“余待他客，从未有此。”余曰：“惟其无之，顾余待马克特厚，为敢破例以请。”马克许之，既而曰：“无用也，是诚在我，此钥虽落君手，而户上尚有秘栓，君安从入？”余愕然。马克乃许予去栓，予遂出。是时恩谈街上尚无人行，予颠蹙如酩酊新醒，余味醺然。因思男女相悦之事，若其人出

于闺秀，则措手甚易，用情初不为难，犹之虚郭空城中无所有，先入者即据以为主。然而古人之设为礼法以防卫，亦犹树栅立障，以卫女子外向之心。第智慧已开，虽有峻防，亦不能拒。故世有娟好之女子，为时已届，挑之即动，盖易事也。若在勾栏之中寻觅钟情之人，彼阅历既深，心犹铁甲之坚，不可遽入。诃之以情，彼已觉之久矣；笼之以术，则彼术尤胜，故其人殊不可羁縻而牢络之。盖彼之自能防闲，胜于人之防闲闺秀也。间有至情发于心坎，专待是人，人已不为之信。昔有牧牛童子，常戏号以动耕者，耕者奔集，悉其戏也，后此童子为熊所扑，更号，无应者矣。故勾栏中人以心向人，人终不信，即此类也。盖余此心特通脱之论，殊不为与马克定情而发。余今与马克屏障尽撤，诘合无间，且钥匙在此，已操自如之权利，此事非得苍昊之力，初不为功，喜极而睡。醒时已得马克小柬，订夜间到乌越德武形戏园，俟戏至第三出时上楼相见。余珍藏其书，拟以日往，而逡巡不敢赴。计唯至马路上候之，果见马克之车，过如昨日。至七点钟时，余即至园中，两厢均无人，果至第三出，厢后门辟，而马克玉容出矣。俯觅见余，波流送睇，座上人均为颠倒，余视较昨夜灯前所见尤艳绝。自视钥匙，今夜可复相处，自谓较座上人艳福不可纪极。俄而望厢上配唐至，某伯爵继至（此赠图之伯爵，非善琴之伯爵）。余此时冷气直逼胸臆，马克若觉，复顾余而笑，乃侧身背伯爵坐，注目台上，睛不他瞬。迨既停演，马克顾伯爵耳语，伯爵遂去。马克乃目余，余至马克厢上，执手为礼讫，马克视余以坐。余曰：“此非伯爵坐乎？”马

克曰：“然。吾以君故，特遣之市葡萄矣。片晌之谈，未为不可。且配唐非外人，但坐无伤。”马克遂携余至暗陬，问余曰：“君何事郁郁？”余曰：“微病耳。”马克曰：“然则归寝乎？”余曰：“安归？”马克曰：“君自归耳。”余曰：“马克独不知余见马克后，睡不贴席耶？”马克曰：“然则亚猛见我有客，不当更为郁郁耳。”余曰：“非也。”马克曰：“子意余已知之，勿强自饰，今且往配唐许候我。”余诺，马克麾余归坐。余曰：“子若先告我，我可以资赁厢，安庸伯爵。”马克曰：“冤哉！彼豫赁一厢，以柬相速，我爱亚猛，故约君于此相见，而君转以为马克罪，奈何！”余谢曰：“诚哉吾过。”一刻后，马克与配唐先行，余即至配唐家。配唐亦始下车，见余惊曰：“吾以车，子以步，乃与我埒速耶？”余唯唯，即问马克，配唐曰：“在家与伯爵语。”余乃即配唐家闲踱，既而谓配唐曰：“余男子，乃默俟伯爵出马克之门始敢入，耻莫甚焉。”配唐曰：“嗟夫！子之不据理而为辞也，独不思马克能以力祛伯爵乎？彼二人相契久，糜金钱无虑巨万，且马克经年挥霍，当以一百千佛郎计，矧又举债累累然，虽公爵时以资来，而马克不能举一切巨细均仰给于公爵。且伯爵经年亦有数十千佛郎资马克，子岂可令马克断绝是人。马克爱子固挚，以余思之，尔二人之情，不当痴迷，弗为他人之地。且穷子之力，每年不过七八千佛郎，第供马克车力，犹且弗给，遑论其他。子诚爱马克，只宜间一两月馈花贻果，或送厢听戏，为淡泊交游，计亦良得。何用猜猜然与人争媚，岂子所堪。且君早知马克非良家子，但图两心相印，眼前行乐，何能责其不为外遇。彼马克盛饰其

屋，锦绣其身，听君赏鉴，不名一钱，于愿斯足，子尚何他求之有？”余曰：“子说良然，第余每见一人，称为马克之友，余心即如灌沸沈，不复能耐。”配唐曰：“伯爵为马克所必需之人，今已麾之门外二日矣。彼晨起送马克厢戏罢，复自送马克，在理宜延之少坐，马克既约亚猛守候，则今夜断无更留伯爵之理，何庸躁妄。且子何独不忌公爵而专忌伯爵耶？”余曰：“公爵年迈，非马克之匹，故不措意。凡男女之爱，只宜有一，不宜有二，子何疑焉？”配唐曰：“甚哉！子见之左也。我见故家子弟，秀媚如玉，挥金如土，偶向狭斜，均行余此法，此何足辱。子试观巴黎中名娼，同时非有数巨家为之资给，金钻锦绮之属，于何取足？若马克身世，一人恣其挥霍，安有偌大金窟耶？今使时有便家，一年得息可五百千佛郎，亦不为不富矣，而其家车马、奴仆、衣裳、器物，与夫妻子之养，已占十分之九，综计其余，仅有五六十千佛郎，留为夜度之资而已，则所欢势不能不资于他氏。彼马克者，天幸能契既老且富之公爵，妻子皆逝，仅余从子数人，而其子又均巨富者，无所冀于此老，故得恣情以遗马克。而马克终年得彼六十千佛郎，斯足矣。盖彼原非有为而来，不能多所需索；多索将亦生厌，靳而不与。今巴黎荡子，岁不过蓄二三十千佛郎为冶春之具，从未见如子之戇，不许马克更属他人。彼人岂不知娼门赖以生活者，不必一人，一经明言，殊无趣味耳。假令此辈少年尽各如君快意，专享一丽人之乐，势必匿迹投荒，自裁于非洲之上，声息莫闻于人，而巴黎债家尚林立也，君以为彼所昵之女子，尚能情感而怜之乎？彼方以为资财不

继，用霸力而窒其生路，今势败自图，正吾脱身之日也。凡余所论虽烦屑，皆洞中世故，怜君诚确，故以相示，今良不欲以冶容奇癖之女子，使君自累其身。今且无论他事，即马克尽却公爵、伯爵之谊，专注君身，君自问何恃足以兼并二人之力？脱君心履情索，怫然自去，而马克盛年致富之时，已为君误，所失滋大，君又何物足抵马克之失？徒见马克以盛时致富之途，尽误于君，君异日不过以兴尽忘怀四语搪塞而已。夫兴尽忘怀，君情究与常人何异？若令情爱马克，护惜已落之花，收为己物，则君之貽累，更将不浅。凡此情愫，只宜出之妙年，若佳人年老，收为后房，则阻碍之处，尤匪言所罄。子姑信吾言，以泛泛视马克，勿太锐进以自苦也。”余始不意配唐有此见识，竟无词以答，只能执手为谢。配唐复曰：“子速除成见，更勿蹙蹙其容。子但问家实睦，便知此中利病。”言已，推窗同倚，俯视路上，阒然无一过者。余昏然懵然，已将马克二字凿入脑际，不可除革，虽知配唐言善，竟亦不能从也，惟时时嘘气。配唐心殊不然，似以余为病人膏肓，无足理者。已见伯爵登车，配唐阖窗而入，即闻马克呼曰：“来，饌馐冷矣。”余既过马克家，马克谓余曰：“子仍弗适乎？”配唐曰：“否，吾已婉导之，誓言改矣。”马克曰：“能改固善。”马克谈次，匏犀粲然，娟媚入骨。余此时更无言说，自度在他人则为极乐，而余时味配唐之说，欲姑行之，殊病木强言笑，咸不自适。移时配唐自去，余与马克同坐炉隈，马克凝神若痴，乃顾余曰：“子知余此时之心乎？余方摒挡一事，今且弗言，事成，余当无累，定与亚猛适野过彼炎夏也。”余曰：“此

着也，是子一人捭挡而来耶，抑有他人协助耶？”马克曰：“余力安能独支，冀事成与子共被其利耳。”余闻言怒形于色，因忆漫郎与德习恺尔诓他人腰缠，为男女行乐之地，丑行贻在人口，余岂屑之，不觉声抗而厉，言曰：“吾请马克勿强吾同享他人之利，利不我出，我亦不敢邀马克享之。”马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余曰：“我固知子与伯爵深谋矣，第利非出自亚猛之身，岂能以此重污马克。”马克曰：“亚猛犹童騃也。我始以为亚猛真心爱我，今方知余之误也。”遽趣琴棹，复弹暗威打赏哑拉坪卡调。余闻马克琴声，恍然忆初来时已闻此调，即近马克琴次，言曰：“君其恕我之戇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子试观之，定情甫二夕，即哀我见恕，是我与君初时之约，岌岌殊不足保矣。”余曰：“马克，余爱君过深，故喜怒无端妄发。乍适野之议，余詎弗悦，因追念协助必资于彼人，不觉气如结轳耳。”马克乃双挽余手，笑曰：“子试思之，尔我二人相爱，适野自怡，岂非人生难遇之事。矧我怯弱之身，尤宜作数月将息。然既久客野次，则家事纷如乱丝，尤宜节节梳理，且缜密部署，即所以不欲累君，非妄语也。盖吾心坎之中，得君已极美满，不能更著一人，而君竟严气正词责我，何也？”言未已，马克复曰：“童騃哉亚猛也！从今以往，吾自了己事，亚猛幸勿预我。”余曰：“唯命。”马克曰：“孟夏将临，时至，余即与君同适水次林木阴翳中饮乳酪耳。嗟乎！以巴黎之富丽，马克之身日在金碧之中，一旦忽舍其故居，而寓居山水清寂之地，岂非异事。虽然，吾身固亦田舍产耳，今日享用虽逾于搢绅之女子，回念儿时生六年，犹不能自识其姓氏，滞蠢已极，何

以今日陡发灵性，覷得便利之地，即知与知心人共享之？由吾阅人既多，凡人爱我者，皆彼自便其身，而子爱我，乃专心为我护惜，毫无自私自利之见，故不能不与君同其苦乐。在昔余亦数适野，然一过辄忘，今游侣得君，即清寂亦不为窘。今吾息悒悒然，不久当即泉下，故凡有举措，殊不欲君强拂我意者，亦欲令君于我他日死时，追怀此绝代之人，何得重违彼意，留一生不尽之憾耶！”余闻言，心胆俱醉。虽知此举为不义，如陷严刑，然以马克之命，亦忍耻而冒为之矣。明日向晓，余别马克，订今夕再会，马克不答。至日中，忽得马克小柬云：“今日困甚，医生言须极早就寝，宵分君可勿来。患君怏怏，请以明日十二点钟相见，为我补过之地。”余得柬骇极，意以为马克诳我，额上汗出如蒸，不知马克此人，何以镂吾肝而镌吾肺！虽然，彼既却我，我恃有钥匙，权利已落吾手，今当以夜往，苟彼中有人，吾当以掌立批其颊。于是逡巡至四点钟，向马路迟马克不至，再周戏园，均无迹兆。时钟动已十一点余，余径造恩谈街马克门外，仰望楼上，黯无灯火，敲门问阍者，阍者曰：“格尼尔姑娘未归也。”余策马克此举，特为逐客之方，将排闥入，且恐马克帷中有人，良无以为马克地。此时进退莫知所适，惟痴立注目马克楼上，若冀有所得者。迨十二点钟时，有车至九号，余度其人必伯爵矣，下车果然，叩关径入。余冀阍者辞彼若却我者，无聊当自去，直至四点仍弗出。余鹄立及天晓始罢，其情况盖万分难耐矣。还寓，遂放声而哭，几欲割弃而去，归就父妹于故居。然而余之情愫不可不使马克知之，盖余初念以马克为奇女子，

今知诳我特甚，决计当与之绝。顾绝彼甚易，策不当使知余为难于割弃者，今与书，宜以间略出之。于是忍泪而为书曰：“马克女友足下：吾甚望尔昨日之病为轻而易治，于尊体无恙也。吾昨夜十一点钟候尔，侍者言马克已他出，然伯爵踵至，竟至四点钟沾滞妆楼，吾自思良不如伯爵之幸也。想吾比夜与君相处至十余点钟之久，尘浊之状，见触玉人，甚可厌恶。然吾于此十余点钟之中，君婉昵之情，艳媚之态，弥日固未尝去怀，此时非甚思吾父，急于归省，定即奔赴足下之侧矣。吾恒产远不如人，足以与有力者追逐，然自顾人非甚贫，殊不如足下所料，因以怜我，俾仰他人鼻息。今请足下幸勿思我，两浑而忘之。我自料身世，殊无专享艳福之日，今还君钥匙一具，我虽握此权利，未尝得一日之用，敬以还君。如昨夜卧疾时或有需此之人，用以付之。书不尽意，言下慨然。”余作此书竟，手足俱惫，而余怒弗息，转环自读至十余次，甚愿书至，马克持而手颤，即为余报复马克之时也。迨八点钟，余侍者入，以书付之，俾送至马克处。侍者曰：“索还书乎？”余曰：“彼有回书与尔，则留俟之。”余此时意马克必有书至，迨时已近午，侍者犹弗归，余惴惴不自聊赖。复意余与马克，不过邂逅之遇，讵能责备至此。安知马克回书，不曰伯爵旧谊，亚猛新欢，是亚猛间伯爵，非伯爵间亚猛，则将何辞以对？既而又思余待马克如是之笃，而马克公然负心，则此书虽极隐刺，独患其不中窾窍，宜更加丑诋，始释吾愤。终则追悔贻书之误，宜及时赴马克之约，谈言微中，俾之愧怍萌生，余转享彼一副眼泪也。坐候久之，侍者

归，语姑娘方睡，书不遽入，醒时自有处分。余悔极欲索书回，又患既为马克所窥，则大挫丈夫之气，乃愈思愈歉，不复自持。迨已过十二点，则又自咎曰：“此马克约余相见时也，苟无此书，当在柔乡深处矣。”辗转不知所为，因奋然曰：“苦候无益，不如向外疏散，久之更归，当得尺一之书。大凡迫促转无其事，缓或自至耳。”乃起赴餐房，经过恩谈街道次，每见妇人，恒疑为马克侍者持回书者。食已即归，问阖者有回书乎？曰：“无之。”更问侍者，亦曰：“无之”。余知大事去矣，始大悔贻书之误。然犹冀马克自来，而细数点钟，逾越已久，似又断无其事，乃知马克果非常女子矣。时钟动五点，余复踱至马路，冀见马克时，余矫为萧闲之状，以傲马克。迨马克车过，余神气为车声所摄，眼光炫乱，竟不见马克之面，但闻其车辘辘，自近而远，悔恨无极。因顾市壁觅戏单，再冀入园以遇马克。忽见巴黎华味安园有新演之剧，意马克必在，入视而座已满，竟不见马克。周历诸园，而玉貌珠衣，不可寻觅。行至半路，忽遇家实瞠，问余何适？余曰：“适从华味安来。”家实瞠曰：“余才由鲁伯懈来，以为君必在尔，乃竟未见。”余曰：“何为也？”家实瞠曰：“马克在彼。”予曰：“确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谁为之伴？”曰：“伯爵少来即去，续从公爵归耳。时余座旁空其一，余以为马克赁以待君者，今不然乎？”余曰：“马克所往，余何由必从。”家实瞠曰：“昨配唐为余语耳。子今既得良伴，当慎守之，美人声价，近足为君荣也。”余闻言蹶蹙殆不可堪，盖悔贻书之误。既别家实瞠，沿路自思，拟至家实瞠许，托其缓颊，又恐为马克峻绝，无宁自

归。至门，复问阍者有恩谈书至乎？阍者仍曰：“无也。”余思马克之意，岂待余到彼索回原书，自伏其辜，然后赦余。然余惘惘竟日，都无卑下之意，为是不以书来乎？余此时情思起落千丈，自念马克负我，则气陡壮，复念人言咸道马克爱我，则又凄然自悔为负马克。究之马克初念，以百转之柔情，经营偕余适野，即知余家别无余资，不足以供马克，故不惜暂时以身与人，剥彼巨金，作数月苏息，自养其万金之体，供余怜惜。孰料定情二夕，而余竟以无谓之怒嗔，酬彼无穷之情思，则此举未免过于粗豪矣。且马克始以书来，订余午间相见，殊有何过？矧予定情在伯爵之后，即彼回波盼旧，亦属不得了之情丝，我已明明知之矣。于昨夜何不至戏园游衍，而必至径至恩谈；何不过存故交，而必私侦妆楼之下。则今日马克之不答书，令余苦恼，正彼苍所以报余之孟浪也。于是辗转达晓，此心并无他属，觉马克之事，全灌吾头脑之上。然能谋所以胶续前欢者，无若配唐。乃自至配唐家。配唐怪余早至，余不敢道马克事，给云：“将觅车归省吾父耳。”配唐曰：“天气良佳，归乡殊适。”余视配唐，其色甚庄，既而问余曰：“过别马克乎？”予曰：“未也。”配唐曰：“弗去亦佳。”余曰：“何谓？”配唐曰：“既已绝交，过别何益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之事，子知之乎？”配唐曰：“马克以绝交书示我矣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何说？”配唐曰：“马克字我曰：‘伧伯哪尔同来之客，甚无礼也，此书何由见贻！’”余曰：“言时其色若何？”配唐曰：“似嗔非嗔，但曰彼飧我两席，至今未临谢也。”余自念两日狂嗔，仅值马克一笑耶？因问昨夜马克如何？配唐曰：“归自戏

园，即同伯爵夜饮耳。”余知马克之意，已涣散不可收拾，乃佯语配唐曰：“马克殊佳，幸不怒我。”配唐曰：“智哉马克，若竟似君痴，不自排遣，则后此余情将何以续！”余曰：“马克犹念我，何以并书不答耶？”配唐曰：“彼方悔爱君之误也。大凡妇人性质绝抗，给之以非理则甘，折之以大义则拂。吾知马克至死亦不报君矣。”余曰：“如何？”配唐曰：“两情已绝，无可续矣，奈何！”余曰：“我苟以书请罪马克，其幸留一线以相怜乎？”配唐曰：“试为之。”余喜极，遂归草笺与马克曰：“今有一人独居，愧愤昨日贻书之误，今且归矣，欲丐君哀怜，假以片时余息，俾得扶服君靴袜之下，默自忏悔。幸假颜面，以赎重愆，临书不知所云。”书竟，付侍者送马克许。侍者归，道移时即示复。是夜钟下十一点，五朵云仍渺若天际，余至此全无生气。计留巴黎徒增心痛，遂蹶起检束行篋，期以明日行。正在摒挡之际，忽叩门甚厉，甫启关，侍者曰：“二妇人至矣。”余即闻配唐呼曰：“我也。”余急趋出，见配唐方四周瞻瞩，而马克则兀坐软凳之上，凝神若思。余急至马克前，紧握两手，疾首自疚。马克笑曰：“相处未几，此是第三次服罪矣。”余即告明日将归，马克曰：“知君思亲甚笃，然断不以我之故，遽变初念。吾得书后，即欲自来，配唐以君归思匆匆，不欲以此见沮，故迟迟耳。”余惊曰：“君来足沮吾事耶？”配唐即曰：“防君外遇在室，突来断君佳兴，未亦为得。”配唐言次，马克以目止之。余顾配唐：“君言我殊未悉。”配唐即乱以他语，自行入室。余私语马克：“何由与配唐同来？”马克曰：“适同至自戏园，俾令送归耳。”余曰：“有亚猛在，何患

无君侍者。”马克曰：“本不敢以琐事劳君；再君至吾家，患又以他故增怒，不欲以懊悵之物置君心坎。”余固请，马克仍曰：“吾迺来防闲至密，无故患伤人心，故不欲君同行。”余曰：“君措置我者，只此一途乎？”马克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我不敢他道，请君只问马克心中有我否？”马克曰：“我身若处隆富之地，俯仰可以自给，既与亚猛订盟为相知，我更恣情外遇，则我为负亚猛。乃我身有四十千佛郎之逋负，衣物驸从之费，又糜一百千佛郎，一心弗愿不利于亚猛，故不能不自为计。而亚猛时时以外遇责我，不其冤哉！”余默无言，垂首至臆，但曰：“余念马克至深，故情不自禁耳。”马克曰：“请君锐减其爱我者，痛增其谅我者，斯得矣。吾昨日得君书，痛楚万态，自念有一丝自主之权利，亦断不收伯爵；即使一时瞽误为此，亦当自至亚猛寓中伏辜。盖余周阅时彦，无第二人爱我如亚猛者。本图数月之聚，就野外水木明瑟处倾吐夙心，以悦亚猛之意。子又弗欲，必寻源竟委，问其供亿所出。我女子之身，何能措此豪资，此亦不难辨析者。苟我明道其烦费若干，则亚猛必奋不顾身，筹其不应有之财以媚我，异日收局，良足寒心。我故深秘不语，断不欲亚猛半星难过也。我虽女子，而胸臆脑气迥不同人，君岂能以常女子目我？且我一晌空际经营，即欲保全亚猛，并自空其宿负。君苟知此，何尚有绝交之书？凡人务极艰难，正自为他日行乐苏息计耳；不然，我何蒙耻忍辱为之。亚猛不喻此意，引以为怪，则我枉吃艰难，所谓行乐苏息者，又不可必得，此宇宙间大憾事也。君观我当日往来贵游子弟，有几破其家，而余仍弗

答；有一花一草之赠，而假以颜色，余盖求其片时称心耳。若亚猛与我交谊，殊非余人之比，一见我病，至于啜泣，情非骨肉，胡遽至此！我已铭之心肺。而昨日忽貽尺一之书，谰语喋喋，然则君心犹未喻薄命人之意耶？书词既诟且怒，吾始见已极伤感，意君于十二点必至，至则前隙可以顿消。不图君佛戾至于永日。且君之激语，在我闻之，足以知君爱慕之深，不禁发为躁怒。若移以处荡妇，则直以君为飘风过耳尔。君尤当知彼人因我破家者，非我毒如蛇蝎，足以螫人，彼特借我为挥霍之豪举，故我款接此种人，舍强笑佯欢以外，别无他技，岂能告以心绪？彼盖视人为物，在广场中则尊我为第一等人，心坎中则视我为不足齿数。我伤心已极，别无相知之人，旦夕密迹，仅有配唐。配唐于金迷纸醉之场，已成故物，顾尚心艳繁华，而年光已不之许，乃退而亲我，我之与交，尚何趣味之云。彼非利不饱，苟无施与，旋即远扬，此特日夕剥蚀我耳。一任瞥眼风花，均非经心之物，只图一钗、一钏、一车、一厢、一浆、一饭之利而已。晓来则乞昨夜之花，晚来则索午余之食，每有驱遣，偿逾其劳。子不观向日公爵所惠之六千佛郎乎？一入其手，已假五百之数，异日不过购一草冠相抵耳。我故终年长在窘乡，知己无属。而足以伸我不了之衷曲，且不以我为风月中人者，仅仅惟得一公爵；然公爵老矣，何足慰我！第予蒙彼深情，不能不承望其人颜色。至凄风冷雨，独坐无聊，时沉沉辄若昏吃。不图今日得子年青心赤，则不能不以我哀窘之深，思念之笃，意中虚构之知己，移而就诸亚猛之身。而子时时佛意，竟不遽受。然

则子亦常人耳，今且奈何，余无语矣。”马克言已，若不胜惫，连连微嗽。余至再引罪，誓从今以往别无疑忌，并请马克将余第二书焚弃。马克遂出还余，余折而碎之。时配唐已入，马克谓配唐曰：“君知亚猛向我之言乎？”配唐曰：“冀赦罪耳。子释前隙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已许之矣。然亚猛仍请我与君同赴一餐，君许之否？”配唐笑曰：“若二人咸骀气也。”遂约并车同行。马克复以钥匙授余，坚嘱勿遗。余此时喜不可支。甫出门，余侍者奔入，告余行篋已尽束矣。余曰：“解之。”自是以来，余益信马克，乃不复为躁厉之态，一惟马克之听。然余时时恒不乐，盖余在巴黎无一知者。自昵马克，乃身拥绝代丽姝，人遂渐知有我。忆余虽受覆于马克，实未尝倾我囊橐，而时时购花饮酒，听剧赁厢，所费亦复繁重。余本非巨家，老父处人银行为收发，主者重父为人，大见委任，比年以来，略有蓄积，将储为妹氏遣嫁之资。吾母见背之时，每年储有子金约六千佛郎，与妹剖而享之。而吾父每年益以五千佛郎，综为八千佛郎，供余膏火，余乃至巴黎学律师。学成受牒，可以与人讼事矣，顾迟迟未归者，以稍在巴黎游历，综一月费可一千佛郎。秋深囊罄，交冬则依父而处，动费悉父所资。今既识马克，花晨月夕，匪日不随，八千之费，三月已尽。乃贷得六千佛郎，躬身博场，冀有所得，以供马克之用。余殚精竭神，凡博皆胜，终日憧憧。马克无事时即招余，苟不见招，余即以博自遣。然自立严规，凡胜负皆不越范，而胜多于负，故所用资竟三倍于往时，皆纵博所得也。自尔濡滞马克家，几于经日，而马克见余安贴，亦复

简出，病亦垂愈。于是六礼拜之久，伯爵足迹竟不获履马克之阙。惟公爵时至，则略假颜色而已。一日余出博，适博主他出，易其劣者司局，余大胜，获十余千佛郎，藏之腰橐，虽马克亦未之知也。时已秋深，犹不作归计。父数以书来速余归，余报书道强健，且恣游览，父亦毋须以钱来。余盖以此取信于父也。一日天晓，朝曦射榻，马克约余野游，余诺。马克呼侍者：“公爵来，尔告以与配唐野行，晚当归也。”晨餐既竟，自携鸡子牛乳酒一、炙兔一，并车而往。出门茫然无所适，配唐曰：“君将傍郭游耶，抑到林峦深处领略山光水色耶？”余曰：“向山光多处行矣。”配唐曰：“然则辇止坪佳耳。”车行一点半始至，憩一村店。店据小岗，而门下临苍碧小畦，中间以秧花。左望长桥横亘，直出林表；右望则苍山如屏，葱翠欲滴。山下长河一道，直驶桥外，水平无波，莹洁作玉色。背望则斜阳反迫，村舍红瓦，鳞鳞咸闪异光。远望而巴黎城郭，在半云半雾中矣。配唐曰：“对此景象，令人欲饱。”余私计马克在巴黎，余几不能专享其美，今日屏迹郊垌，丽质相对，一生为不负矣。余此时视马克，已非莺花中人，以为至贞至洁一好女子。且将其已往之事，洒为微烟轻尘，销匿无迹，过此丽情，均折叠为云片，弥积弥厚，须令化为五彩缥天，余心始悦。是时三人乃沿水而行，至一处，见小楼两楹，矗然水际，楼阴入水，作幽碧之色，铁阑一道，阑内细草如毡，楼外杂树蒙密，老翠交檐，景物闲蒨可玩，苍藤蔓生，沿阶及壁。余知此中幽阒无人，请马克移家居此，日行林际，倦憩草上，人间之乐当无逾此。马克曰：“美哉屋也！”配

唐曰：“子悦之乎？”马克曰：“愿之。”配唐曰：“我告公爵为子赁之，当无不允。”马克视余，余若在艳梦迷离之中，为人所触而醒，乃模糊答之。马克曰：“是诚在我，我试入其屋视之。”遂问得其价，每年赁钱二千佛郎，乃问余曰：“并居此间，子意得否？”余曰：“未知余能果来否耶？”马克曰：“我非子，何庸独处宽寂之地。”余曰：“然则此二千佛郎者，让我出之可乎？”马克曰：“子梦吃耶？余受公爵防闲，移家不用其资，胡能不问，于子更复何益？子姑默之，我自得当以报也。”配唐曰：“子移家时，余间二日即至耳。”遂归。越明日，向晓，马克即速余起曰：“公爵且至矣，日中须有柬与君。”十二点，果得马克柬，谓同公爵至匏止坪，期以灯上至配唐家守候。及期，马克至配唐家，笑谓余曰：“事谐矣。”余曰：“屋赁定乎？”曰：“定，公爵已许我矣。然犹有后文，已更为君觅一下处，离匏止坪不远，俾得就近往返也。”余大喜，就马克谢。马克曰：“屋外小栏门，本有钥匙，公爵欲将去，吾以计留之以与君。公爵又言尔爱巴黎甚，奈何舍之而去，恋此枯寂凄凉之境？吾谓病躯不胜扰扰，宜在此苏息。公爵似不谓然。今尔我此后踪迹宜秘密也。盖余非专为赁屋之资托诸公爵，余向后债款仍此君偿之，未知亚猛能听我否？”余曰：“诺。”配唐因问马克迁徙何时？马克曰：“行即移居。”配唐曰：“车马并往乎？”马克曰：“然。唯吾去后，请以空宅托子。”自是八日以后，马克移居，予亦偕往。方始至时，马克怏怏不自适，每日盛集女友，一月之中，朝夕餐咸七八人。配唐亦日以其侣至，若此屋与配唐共赁者，所糜费皆出自公爵。甚有

配唐自需至千余佛郎，皆嫁名马克，公爵亦竞与之。余前于博场所得十余千佛郎，亦尽出以授马克，防仍不足，仍至巴黎债主处更假十余千佛郎，以备马克不时之需。然马克家日间谈讌，非十余人马克不适。一日公爵至，拟与马克同饭，排门入，见座间人声喧豕，公爵大不怿。马克即起于座，随公爵入别室。公爵曰：“余甚辛苦，出资为尔赁别业养病，尔乃不能自净其家，使余人阑入，甚无谓也。”愤然遂去，去时犹申申然訾。自是以来，公爵遂绝迹。马克乃遣客屏居，而公爵仍弗至，余此时乃全有马克矣。马克亦不能谢余，于是二人之好，俨如伉俪，甚而所佣之人，咸视余为主翁，马克为主妇。而配唐时以语讽马克使去余，马克曰：“我爱莫能释，余人有不悦我呢亚猛者，则请其屏迹可也。”忽一日，配唐呼马克入密室中耳语，余侦之莫能闻。间日配唐复至，余匿园隅，配唐不之见，但闻马克问曰：“前事何如？”配唐曰：“见公爵矣。”马克曰：“何以语子？”配唐曰：“凡子所为，公爵皆恕之，唯与亚猛共处，殊非所欢。马克能去亚猛，则举马克所欲悉从之，否则告绝。”马克曰：“子何以应之？”配唐曰：“请以公爵之意示马克。然马克试省之，此举一失，后悔无及。亚猛固重子，倾力不能支，奈何？然世无不散筵席，亚猛终有去子之时，公爵断无再续之分，子去就在此一决，我仍可告公爵也。”余窃闻至此际，肠如涓汤，殊不可按，但闻马克曰：“亚猛不可负也。自知必败，然不能剗吾心而置之。且亚猛相交已久，须臾离去，忽忽如有所失，我又恹恹且死，意在行乐，焉能戚戚如孀，独以娱公爵也。请公爵善爱其资，

我足自支门户。”配唐曰：“后此将何为继？”马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配唐方欲有言，余疾趋至马克前长跽，滂沱不止，告马克曰：“吾身已属马克，余人不复恃矣。我即死，岂能去君！凡君见爱，岂敢弗偿，请马克更勿旁虑。”马克掖余曰：“我固与君同处矣，余人之情，不置吾眼，今请一切谢绝，对吾亚猛也。”时余喉间为眼泪填塞，不复成声，只痛握马克之腕，荷荷而已。马克遂面配唐，请以我二人情状告公爵；谨谢公爵，不更有所须矣。马克自是以后，竟弗谈公爵，一举一动，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，力自洗涤以对余者。情好日深，交游尽息，言语渐形庄重，用度归于撙节，时时冠草冠，著素衣，偕余同行水边林下，意态萧闲，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，绝代出尘之马克耶！嗟夫！情浓分短，余此时身享艳福，如在梦中。两月以后，余二人足迹不至巴黎，巴黎游客亦无至者。唯配唐与于舒里著巴二人时时见顾。时长夏郁蒸，林木纯碧，余与马克临窗眺瞩，觉二人情丝两两交纠，飞在林梢草际，微微游漾。此余生平所未享之艳情，亦马克病中所不经之香福。饭余无事，马克辄握余所赠《漫郎摄实戈》小说，读之不去手。然而犹时时得公爵书，马克未开封，即以授余。余读公爵书，辞气凄惋，防马克心动，辄折毁之，不欲以苦马克也。公爵见久无回书，自是亦不复至。余自思人生受一美妇人之怜，凡景物时光，若有缩而促之者，瞥然即过，当局竟不自觉。究之男子不知情爱，此心殊泛泛无宅，在宇宙中似一奇零之人，殊觉寡味，而尤不愿散裒走失，旁及他物。须将情款团聚一处，以溢注此美人之

身，始情遂而意适。故余头脑中满装一马克之外，并不许更有盛满之物，与马克争余脑中位置。觉既爱此人，每日必有所惬意之事，常至余前，逐日变易，无一雷同，斯亦怪矣。余与马克，每值月明，辄依林阴而坐，夜气冲融和悦，若将余二人熔成一片者。向晓，帘深浓睡未寤，偶为啼鸟惊觉，疑余身上之情倾吐不了，幻为汪洋巨浸，合马克深沉其中，偶出口鼻以受天气，旋复坠溺水底，不可复出者。一日马克隅坐，若有泪容，余怪之。马克曰：“亚猛，尔我二人交爱，似非寻常，然余偶尔后顾，辄用悲凉，何者？人情不常，我爱亚猛，亚猛知之已审，设一日亚猛念余旧污，忽尔拂袖而去，又将如何？然吾领略双栖滋味已久，心便安之，万不能更揽新欢，断我旧爱。”余曰：“誓之，永不负马克也。”越数夜，马克同余倚阑，残月迟迟未上，云片重沓，漫满空际。忽闻林端械械作声，气甚森肃，马克把余手曰：“秋至矣，子将偕我同行乎？”余愕问何适？马克曰：“游意大利耳。此地荒寒逼人，吾病肺，不耐霜气，又懒归巴黎，故不如意大利佳也。”余曰：“归巴黎何懒？”马克曰：“吾拟将所有之物尽以售人，偕君同行。且吾身已属君，余人更无沾恋，何必更归巴黎。唯意境之行，未知亚猛悦从否？”余曰：“行。但君何必尽售其物，归时转无所需。余虽腰橐无多，而此游五六月支拄，余固能之。”马克携余归座曰：“吾居此，君费已不资矣，适言意游者戏耳。”余曰：“君果为余惜费而遽沮游兴乎？所见亦殊不达。”马克乃执余手曰：“秋深阴晴无常，雷复时震，余病躯躁动，语辄妄发，亚猛不可据以为实。”余覩马克独居深念时，辄有泪容，

意必思虑深远，不得归宿之地，中情莫可抑勒，因于端居漏出悲戚耳。余虑野处清寂，请其同归巴黎，马克坚执不可。配唐虽不常来，马克时亦作书与之，似甚秘密。一日，马克伏案作书，余问何寄？马克曰：“君欲见吾书乎？”余曰：“不欲。”明日，马克约余荡舟于科斯之江，流览至五点钟始归，意若甚适。甫入门，侍者曰：“乍配唐姑娘来。”马克曰：“去乎？”侍者曰：“坐主人车，临去言曰：‘事获当矣。’”马克疾言曰：“止。速以膳来。”越二日，配唐始以书至。马克自是十余日，不见戚容。然配唐所假之车，不复返矣。余问马克：“配唐何适，乃久不返此车？”马克曰：“马病车坏，令配唐修之尔。”已而配唐至，对余之言如马克。而配唐与马克同行树阴中，意若筹画密计，见余至，即乱以他语。迨将晡，配唐曰：“寒甚，马克以肩衣假我。”马克出肩衣与之。而一月之间，车既不归，肩衣又复不返，寻检其奁具，而宝石、金钻之属，均空诸所有，然马克怡然适甚。余此时心如刀剐，虽欲问之，马克必不以此告，欲觅其与配唐来往书柬，又严扃不可得觅。余乃谓马克曰：“久不得老父消息，恐不知吾在此，今日请往巴黎探之。”马克乃约余早归。余至配唐家，突问曰：“马克车马安在？”配唐曰：“市之矣。”“肩衣安在？”又曰：“市之矣。”“金钻安在？”曰：“典之矣。”余曰：“何人代其劳？”配唐曰：“我也。”余曰：“何以不言？”曰：“马克令勿告君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何以不告余以乏？”配唐曰：“马克不欲以此累君。”余曰：“此费何属？”配唐曰：“清宿逋耳。”余曰：“宿逋止此乎？”曰：“更三十千佛郎毕矣。吾向告君以马克不胜其任，今其信乎？昨有一

售毡之人赴会爵家，索马克购毡之券，公爵峻辞斥之。凡马克债家，均知马克不为公爵所容，咸持券以索，马克将尽货物以抵之，顾为时不及，乃先去此物以偿之。君欲观诸人收条及子钱家券乎？”配唐乃尽出以示余，因告余曰：“君今日知吾言不谬乎？子方知钟情之深，不徒以心合，更须有资以佐之。吾阅世深矣，凡人至深之情，多为事势所窘，犹铁丝蒙络，急遽岂复能折。马克之不负君，为吾目中所未见，吾甚怜其情痴至此，亦时以微言晓之，而至死不悟，但曰不欲一丝有负亚猛之心。此心固挚，然马克安能持此一颗之心强抵债家！今债家之逼马克，非三十千佛郎，此逋弗易遽了。”余曰：“吾力能胜之。”配唐曰：“子假诸豪右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配唐曰：“君一举债，君父安能容君？且三十千佛郎，为数颇巨，咄嗟之间，岂复能办！我悉如人行状，十倍于君，君此时豪气方炽，举事不计其他，后必悔之，君须略为清醒。且勿望君遽离马克，然甚望君如初夏甫适别墅时行藏，斯得矣。俾马克寻觅自全之地，无落窘乡，或公爵尚有回心之日。且伯爵余情尚复恋恋，苟获马克一日之容，凡诸债款，概一力清之，尤愿月给四五千佛郎以资马克，彼马克既可自全，而君亦不至毁家自困。且伯爵蠢蠢然灵警不及马克，马克仍可以深情及君，计亦良得。然君始决马克时，马克必哭不可仰，久则习惯，转有感君之日。君且勿视马克为君家物，只目为已嫁之人，负其男子可也。我之情款，始犹不敢明言，今事急矣，如不变计，两俱莫利。”余心思配唐之为人，乃竟如此恶劣，理有不可遽测者。配唐言次，手握诸券，纳诸密

处，复告余曰：“妇人心，但知爱人，而不妆饰伪情以供人爱。为马克计，果得三十千佛郎，藏之以权子母，何妨心中专眷一人，为终身行乐之地。今君可阴携马克，复至巴黎，君且佯为弗觉，度十余日后，伯爵必为马克盛饰，且清其逋负，残冬既度，明年首夏，君仍可更携马克至别业也。”配唐言已，若甚炫其能，岂知余齿冷久之。匪特余觥觥男子不屑蒙耻为此，即以马克之心，刀斧临头，亦断不遽贬其节。余乃告配唐曰：“君揶揄至此足矣。实告我，马克所需若何？”配唐曰：“已告君矣，三十千佛郎也。”余曰：“何日可需？”配唐曰：“更二月，期至矣。”余曰：“钱固有，如期与之。”配唐耸肩无语，意若鄙余者。余临去，谓配唐曰：“余得钱付君，君须立誓勿告马克。”配唐曰：“诺。”余又曰：“马克再典奩中物，君必告我。”配唐曰：“君可勿虑，马克奩中物罄矣。”余乃至寓，问父书至否？凡积四书，均未阅。书自第一封至第三封，均以不得耗为忧。迨第四书，似疑余浪游，峻语将来察动静。余心甚念吾父恩重，又不敢以实告，但覆书父以何日来，宜先有书，我当往迎。又示余侍者，家中书至，即赍至匏止坪与余。是时心念马克，匆匆遂归，而马克已迟余于园门之外，睇视余色，疾问：“有见配唐乎？”余绐曰：“未也。因吾父书积至四封未报，报书后始来。”言次，见马克侍者哮喘而至，马克与耳语后，即问余曰：“君至配唐家，何给我？”余曰：“谁见之？”曰：“侍者适来言之。”余曰：“然则君遣侍者尾我耶？”马克曰：“然。我思君必有匆遽之事始适巴黎，不尔，君四阅月未尝去，我无事必且不去，故遣人尾君。今知君访配

唐，未悉配唐对君作何语？”余因出父书示马克，马克曰：“非问此也，盖问访配唐作何语尔。”余曰：“久不见配唐，因往省之，且问马克病愈否，首饰及肩衣何久不归。”马克红潮起于脸际，余愈弗安，乃慰马克：“君不爱此身外之物，殆有所为。”马克曰：“怒乎？”余曰：“吾怒君有窘不以见告。”马克曰：“君以挚情见待，凡妇人稍有肝胆者，亦断不以日用累君。君信我固笃，然余妇人心，思致至深，深恐求索无厌，使钟情之人致疑于我。究之我身，安用此一车两马，去此节其豢养之费，亦不为无得。且君之爱我，乃因一车马见重乎？”余闻马克言，至情直入心坎，不觉泪随声下，因执手曰：“君千盖万覆，意实不欲我知，然我甚愿有必知之一日，我心始释。”马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余曰：“马克以我故，尽去其车马衣饰，而待他人则未见其如此，防他日追念为我故，使马克无尺寸凭藉，则我罪不知所届。今数日后，必使君复完其车马衣饰。且我之重马克，亦欲炫耀于人前，不欲其纯素如此。”马克曰：“然则君弗爱马克耳。爱人不重在物，君诚爱我，即乱头粗服，爱何尝忘，岂赖此车马衣饰，始坚其爱。君必极力摒挡，力尽时当复有离索矣。”言次，马克起立，余复执其手曰：“马克坐。吾所爱马克者，欲马克弗扰其心，不欲他日偶有违言。”马克曰：“如此必须分手。”余曰：“何人能使余二人分手耶？”马克曰：“君不许马克深谅亚猛力量所及而保全之，而独欲复我华侈之局，无令亏损，君此心即不欲离我，而所行之事均在可离之势。又不信我尽所有之物，君亦局中之人，可以分享，而必自破其产，不留余地以处我，君亦思我心

重车马服饰耶？抑但素妆布裳，专留以为君所爱耶？君妄思为我清其逋而竟破其产，所支柱者不过两月。试思此两月以后，辗转何以自全，为悔亦既晚矣。今君每年所得，可八千佛郎，尽我所有，转以售人，岁得子金亦二千磅，尔我同赁小屋而居，向夏更复适野，君无所苦，我亦殊惬，何必为我谋复旧观。”余忍泪谢之，不能报一语。马克曰：“我始念不欲告君，阴与配唐谋之，俾十月以后，得款尽与债家，更赁一小屋与君还巴黎尔。今配唐遽以告君，君又不适。今与君约，能从我，则预诺之，勿为后事反复。想君见爱，当必允从。”余此时断不能违马克矣，但谢曰：“如约。”马克大喜。余见马克喜甚，乃自思我二人情逾伉俪，岂可令马克日就窘乡。余母死时，遗我三十千佛郎之子金，今吾并其母金均赠马克，俾马克得有子金以自度活。吾預告马克，必且弗许，当私图之。盖此母金，系余母生时购一巨宅，司其事者，年为收值三千佛郎。一日，余同马克至巴黎相宅，乘间至司事家，告以此宅移送他氏，其法安出？司事者，余父友也，骇问何为？余度不能隐，以实告之。父友曰：“善哉！子第行，吾为子了之。”余临去坚嘱勿告吾父，乃造于舒里著巴家寻马克，以马克弗愿至配唐许，受其呶呶作伧俗语也。于是余二人同行觅屋，最后至一处小楼，颇足眺远，楼后亦有小园，马克悦之。余乃自归辞其寓宅，马克亦自往寻人，告屋主赁此屋。马克旋至余寓中，道屋已成议，且言：“恩谈街九号旧屋中所有，亦已托人货之。所货之资，既可以清夙负，还以二十千佛郎与我。”余此时默计马克屋中所有，为值定不止此，

想其人尚中饱三十千佛郎也。是晚同至匏止坪，似余二人行止，至此已定。越八日，方与马克饭，而余侍者突至，道吾父已至巴黎，速余即归。余此时与马克均无人色，若祸事旋至者，乃执马克手慰之曰：“勿恐。”马克应余曰：“若能早归，无使吾临窗望若也。”余遣侍者先行。二点钟后，余遂至寓次，见吾父便服在余厅事上作书。余施行至父前，以口亲父额，问父至何时？父曰：“夜来。”余曰：“父一来即至此乎？”父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儿甚歉，不在此迎父。”言既，疑父有他语。父竟无言，以书与侍者付邮政筒，乃立近火炉之次，告余曰：“今与尔语正事。”余唯唯。父曰：“尔今愿实心以向我，有问勿答以诳辞乎？”余对曰：“此儿夙心也。”父曰：“尔有昵一女子名马克格尼尔者，与之深契乎？”余对曰：“有之。”父曰：“尔知此妇何等人也？”余对曰：“勾栏中人耳。”父曰：“尔即为此妇人，遂忘交冬至家省父及妹乎？”余对曰：“如父所言。”父曰：“尔甚爱此妇人乎？”余对曰：“父知之矣，彼能使儿忘其家庭应为之事，此儿所以服罪于父前也。”父似不料余无粉饰之言，诘词似穷，俄而又曰：“尔知向后必无自全之策，以活此妇人乎？”余曰：“亦甚忧之。然意图行乐，尚未策及此。”父厉声曰：“尔亦知吾不耐见尔所为乎？”余曰：“儿自忖向未尝败坏其家声，故偶有所错，尚可恃以自盖。”父曰：“然则尔变易其所为之时至矣。”余曰：“父言何谓？”父曰：“尔知所为，正所以能败其家声者也。”余曰：“父言儿不知所指。”父曰：“吾为若释之。尔在外契女友，在情可恕也，即以财与人，在情亦可恕也；乃推若所为，竟以轻薄狭斜之名，流秽及

于村墟，使余累世忠厚之名，见玷于尔，此其所以败家声也。”余曰：“父之所闻未的也。儿与格尼尔游，非将父之姓，遽取而授之，凡儿所授彼钱，皆取诸应有者，未尝举债以累吾父。且儿之为人甚谨，当不至多所取怒于父。”父曰：“凡为人父所以怒子者，正欲其不为狭斜耳。今尔所为，纵未败裂，不久将自坏。”余曰：“冤哉翁也！”父曰：“吾阅历深于尔，天下惟贞洁之女，乃有真情尔，如漫郎之与德恺尔之情。今时移俗易，不能仍蹈其既往之辙，坚不自改。尔今须决计去尔所昵之马克。”余曰：“儿甚自憾其私心，竟至违背吾父之言。”父曰：“吾必使尔去之。”余曰：“向有省马概岛以居勾栏之人，今无矣。即使马克为国法所驱，入于此岛，儿亦将方舟从之。明知其过，特情不自禁，不复强为支厉。”父曰：“尔试睁尔目视若父，须念其甚笃爱尔，日望其为正人者也。尔乃不知谁何之人，竟以夫妇之礼待之。”余曰：“苟此女见爱，不更属身他人，儿亦愿以此礼待之。”父曰：“尔愿以生平声名所在，乃博此一女子爱昵耶？尔深知天之所以貽人者，止此一事，更无余事足以取悦者耶？即尔执迷，何不试从中年以后，回思到今日，其惭愧如何耶？假令若父亦如尔所为，以妻子所恃之身为他人用，尔一身又将何恃？尔宜澄心思之，勿苦苦执迷，宜与此女子痛绝。”余未及答，吾父又曰：“亚猛，宜思尔死母，庶哀痛之心可以易此，不尔，终无自脱之日。尔今才二十四耳，尔不能竟爱此妇人，此妇人亦不终属于尔，尔自信过笃，以为情种，将后来事业均为弃置，今锐进不已，则光阴已掷，追悔且复无尽，奈何！尔今且归省尔妹，享家庭之

乐，庶几可以夺尔狂荡之情。即尔所眷之人，亦可以渐渐消释于尔，别觅一当意者，未始不可。尔此后方知老父拳拳之心，专为尔来，尔竟倔强不服，为悔当何底止！亚猛，尔今从我归乎？”余自思吾父所言，用以区处他妇人，则至当理，惟不足以拟马克。特吾父言至末句，声甚和柔，余此时殊不敢即对。父又问曰：“如何？”余曰：“父所训者，儿私度良不能强自禁制，至父言吾二人情款，以马克平日行为度之，似不如此。彼用情见待之处，一丝不涉于邪，且足以匡儿子之不逮。惜父不见马克，苟一见之，当知儿契此人，为无过也。彼之品格，萧然在群妇人之上，以他妇人之穷凶极秽，较马克之穷美极善，得失正复相准。”父曰：“然则彼何得遽受子三十千之佛郎，尔岂不知此中即尔衣食托命之物乎？”余曰：“此事父何由知之？”父曰：“即吾友司事者告我。世安有为善之人，亲睹此事而不为吾告者！吾之所以来巴黎，正防尔之破产耳。尔母死时，留此遗产，正为尔自干正事，今乃以游荡终耶？”余曰：“儿可对父立誓，马克殊未知此三十千之佛郎来处也。”父曰：“然则何由予之？”余曰：“因马克自弃其产，约儿同寓度日耳。”父怒曰：“尔甘受马克之覆乎？尔见世有堂堂丈夫，为妇人卵翼，不引以为耻者，此足矣。吾始犹劝尔，今则勒尔令去也。吾不欲家庭中见此不肖之事，即束装行！”余曰：“父当恕我不能归矣。”父曰：“何也？”余曰：“儿此时年纪，在律不必专受一人之号令。”父哑然无言，既而曰：“我知所以处汝矣。”父以手挽铃，侍者闻声至。父曰：“将余行篋负至巴海饭店中。”于是父入室更衣复出。余乃向父曰：

“请父勿苦马克也。”父佛曰：“尔狂悖至此耶！”遂出，门截然阖。余亦雇车至匏止坪，而马克已盈盈倚窗而望矣。见余骤问曰：“子容色何惘惘乃尔？”余乃自述对父之言，马克曰：“尊仆来时，我已熟料之矣。吾此时若有重咎在身，不知所云。君为我之故，乃构此祸，君既爱我，愿勿违老父之训。想吾与君款洽，殊无背理之行，父当未知吾二人行径耳。君久客，势不能无需于外妇，与其亲近他人，无宁我也。”余曰：“父即以与君密迹，势若夫妇，因而怒不可遏。”马克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余曰：“烈风雷雨行过矣，且静俟之。”马克曰：“可得过乎？老父不予君自如也。”余曰：“父且奈何？”马克曰：“父不言则已，既言必欲子终听之。父行且叙吾出身之微，以激子之怒，使子离吾以去。”余曰：“君不知吾爱尔乎？”马克曰：“知之，顾父亲也，子终当听信父言耳。”余曰：“不然，余之所为，可以令父信之，父生平公正，适激于人言，异日必谅吾心。”马克曰：“吾断不欲以我一女子之故，使君启隙于家庭。君明日当仍至巴黎朝父，父或念君之情，当为父子如初。君尤不宜以理自剖，逢老人之怒，一从老人所欲，勿缠绵于我，则父怒或当立释。我惟愿此事得当；即无所成，我之身终为亚猛人也。”余曰：“誓之。”马克曰：“以我自省，何誓为。”明日十点钟，余起，至巴海父所寓处，父已他出。余即回寓，父亦未至，即往父友家，亦不之见。再回巴海寓中，恭候至六点钟之久，始回匏止坪，而马克不在窗上俟我矣，默坐火炉之次，凝神苦思，余至犹弗觉。余以唇亲其额，始愕曰：“子骇我矣，父言如何？”余曰：“未之见也，遍觅未尝一

遇。”马克曰：“明日须更往。”余曰：“请俟父书至时始往。”马克曰：“不可，明日必更往。”余曰：“何必明日？”马克言次，面微赧，旋曰：“欲君早见老父陈情，或易于见恕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但见马克沉吟，若有所思，神魂如脱躯壳，言辄不应，或举甲辄对以乙。余思马克忧深矣，竟夜慰之，马克终不悻。余明日又至巴海寓中，父仍不在，案上留笺一张，上云：“尔今日来视我须候至四点后，苟四点仍不归，尔自往，然明日须来此就餐，尚有余言告尔也。”既四点，父仍不归，余乃归匏止坪，见马克躁动，若有所愠，较昨日尤甚。见余即卧余臂上，哭不可仰。余大惊，叩其所以，马克仍不以实对，谰语间出。余俟其静时，出父书与之，且曰：“父威稍霁，明日或有佳兆。”马克自观父书后，恒含泪坐。偶闻余声，泪即涌出。是夜就枕，幽咽至无声，时时以口亲余腕。余窃起问侍者：“今日有人来未？有得何人书否？”侍者均言无之。然马克自昨日至此，意态神情，咸变其旧，余疑终莫能释。乃移凳就榻，而马克历历叙余旧情，虽时有笑容，然似极力为之，睫上泪珠莹然，未有干时。余智尽能索，终弗得马克真实语。已而渐睡，睡中时复跃起，见余在其侧，复瞑目卧。而余此时并不知马克如何痛苦，而全改常度。晨光甫动，马克已恹恹若不胜惫，始贴席睡，逾十一点始醒，星眼朦胧中谓余曰：“去乎？”余曰：“未也，四点始至巴黎。”马克曰：“然则四点以前，君咸处吾侧矣。”余曰：“常时如此，今何问为？”马克曰：“然则善矣，曷晨餐乎？”余曰：“可。”马克自此时至四点钟，咸以唇亲吾颊，至濒行乃已。余曰：“行即归耳，何作此态？”马克

目光如将涸之水，直注而语余曰：“子即归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马克曰：“子今夜归，吾将临窗望子，从今可永好如初相识时。”凡马克此时言语，声极躁急，如狂吃将发，余恐极，请作书谢吾父以明日往，马克惊曰：“不可。与老人订相见期，安可负。余固无病，子第行，勿伤吾心。且吾昨夜梦不祥，睡起特怏怏。”言既，乃佯为笑乐，始弗哭。至四点既届，余亲其颊告行，请马克送余至车道，欲与马克吸取天气以苏病躯。马克许余，乃取外衣着之，并呼侍者同行。余此时重违马克意，又以父训不可背，乃强笑谓马克曰：“夜来当相见也。”马克不能答。余始至巴黎，即赴配唐家，托其往视马克，冀见配唐时有以鼓荡其心，弗使抑郁。配唐见余，愕然谓曰：“马克与君同来乎？”余曰：“未也。”配唐曰：“马克如何？”余曰：“病矣。”“然则弗来乎？”余曰：“马克与子有夙期乎？”配唐闻余言，吃吃不能答，徐曰：“以君至巴黎，意彼当来与子会也。”余视配唐，配唐意泛泛然若不相属，意不欲余久坐者，余乃曰：“吾今日至此，即请君与马克坐语。且吾今日观马克意态甚异，疑大病将发。今夜余家有下榻处，即请配唐留我处勿归也。”配唐曰：“今夜当赴人席，请明日如亚猛约。”余乃辞出，而配唐匆匆如理剧事，余亦不之察也。乃徐至吾父处，父告余曰：“尔两至视余，余甚悦之，或且尔有悔过之心，即余心亦甚为尔筹画。”余请父曰：“父可否许我探父以所筹画者何事？”父曰：“吾向者听人言，所述尔二人事太过，故吾不能不稍严毅以御汝。”余惊喜谓父曰：“翁言请再详之。”父曰：“凡少年人均有外遇，以他妇人较之，似契马

克为优。”余曰：“美哉翁也？儿喜极矣。”余谈叙移时，乃就席，父竟席亦欣悦甚。余此时甚望席竟，飞归匏止坪，告马克以吾父有好消息也。父觉，语余曰：“尔频频顾钟上晷刻，意将去耶？诚少年骀气，以家庭情爱，乃易此疑似之情爱耶？”余曰：“非也。马克之为，人，儿甚信之。”父甚闲暇无语，似不置可否，辄留余至明日归。余乃以马克方病，请假往视之，明日更来巴黎。是日天气佳，父拟挈余至车道。余有生以来，未见人间得意有如此者，意从今以往，可以长有马克矣。迨余将行时，父仍留余宿，余仍告行，父曰：“尔挚爱马克乎？”余曰：“如父言。”父以手抹额，如将甚想之事麾去，不听其竟留脑间者。又唇吻微动，将欲有言，忽复中止，但曰：“明日可来。”余乃上车，觉火车若邈迤不能行。至匏止坪时，已十一点钟矣。窗间洞黑，余叩门无人声，余甚疑之。园丁乃启关，侍者以灯迎余至马克楼上。问侍者姑娘安在？侍者曰：“姑娘至巴黎。”余曰：“去以何时？”曰：“主人行一点钟后，即复上道。”余曰：“有遗柬在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侍者遂下。余思马克岂疑我以父命为托，混迹至他人许，尾我觊诚伪乎？又岂配唐以柬招之乎？然余方见配唐，似无其事，第配唐情态，于初见时即问马克何以不来，然则配唐固知马克能来耳。余忆配唐蹙蹙然又似自咎失言，然则马克固在配唐家无疑矣。余将日间所见所闻可欣可喜之事，都聚脑间，既而自念吾父既许我矣，此外复有何恐。而马克于午间时，何以屡屡促余至巴黎，直至余许其四点前不离左右，而马克始略慰意，岂其中有变幻不可测度之事，用以愚我乎？或且趁余

弗在，捷足先至巴黎，垂归矣，为人挽留耶？何以不告侍者，且默然不留一笺，而此一副眼泪，何为而来？而此匆匆他适，何为而去？余在空楼中越思越怆，而钟上已至十二点，似无更望马克能归之时矣。第马克弃其家具，挽余同居，余何得少萌妄念，疑及马克。想马克此行，必至巴黎寻觅销售家具之人，布置移家之局，防为余知，不欲以此重拂余意，因背余自行摒挡竟始来招余。观配唐之久待马克，则马克隐衷不难曲绘而出矣。烦重之事，一日不能遽了，故留宿配唐家以竟之，或且斯须当来；虽然，去时痛哭何也？想妇人心，虽极款昵于我，一旦尽去其所有，不能无悲，亦妇人常态也。吾且姑俟之归，将余所以能揣马克隐事，倾筐倒篋出之，以使其不测。已而夜渐深，马克踪迹益渺，余乃惴惴然以惊疑马克跌于路，病于巴黎，忧患之事，潮涌云合矣。一点钟动，余焦然如渴，拟迟第二点不来，当即至巴黎寻之。当余久候时，见《漫郎掇实戈》俨然在几，余逐句翻读，若每行均是眼泪所织。久之，乃昏然若不辨行墨。时钟行甚缓，天黑如墨，冷雨敲窗，樯上萧瑟，不复聊赖，回望床榻，洞然如墟墓，余乃开门闻树声杂雨，冷透肌骨，而道上车辙绝响矣。二点钟既动，余逡巡仍不即行。时更深而钟上机关徐徐而动，愁怀因之愈集。余觉房中器物，随其所触，毛发森立。乃至侍者门外，侍者惊觉，问余姑娘归乎？余曰：“未也。姑娘苟归，道余至巴黎寻之矣。”侍者曰：“夜深何以遽去？”余曰：“去便。”侍者曰：“此时安得有车？”余曰：“以步去。”侍者曰：“雨盛。”余曰：“无伤。”侍者曰：“姑娘行归矣；即不归，以明日往寻，今

夜不宜往也。”余曰：“吾必往。”侍者起，取外罩置余肩上，将送余至饭庄前觅车。余曰：“觅车晚，沮我行步，不如即行为得。”余自念数日以来，忧烦不可以耐，将劳其躯干，以释其肝鬲之郁，并带恩谈钥匙。侍者送余阑外，余止之。余始行，疾趋而过，路滑如膏，甫半点钟，汗出已如沈。微息辄行，天洞黑，不辨南北。余微睨杂树，离立突兀，如鬼魅趁人，时闻车声若在余前，少选，已瞠乎后矣。时有一车向匏止坪而来，余以为马克也，遥呼之，车徐徐向北去，余乃复行。以二点钟之力，至巴黎城下。见巴黎，余步乃益猛，阒无行人。时天已微明，至恩谈街，人气始萌动，教堂钟已五点。余告阍者以余至，乃竟入，恐阍者拒以不在，断余见怀之思，欲多延此二分钟之久，以为马克必在，勿令吾遽灰其念也。既登楼，寂然无所闻，似村居寂寥景象直接此间。乃启关人，帘幕四垂。余至卧房，以手挽其幕，幕开，见榻上仍无人。洞开其门，均不之见，乃开关呼配唐，配唐不应。余下楼问马克阍者：“日间格尼尔姑娘归乎？”阍者曰：“与配唐姑娘同来。”更问有书与我乎？曰：“无。”“尔知后此何作？”曰：“并坐一车行矣。”乃至配唐家扣门，阍者问若来寻谁？余曰：“访配唐姑娘。”阍者曰：“未归也。”余曰：“确乎？”曰：“有人留书在此，吾尚未授之也。”余索其书，则马克所书者，笺云：烦配唐交亚猛著彭启。余见书，指示阍者曰：“此留以予我者。”阍者曰：“子其亚猛先生乎！固常来此。”因授余以书。余启书如迅雷震脑，直劈至足。书云：“当子读此书时，吾身已属他人矣。自今以往，请与君绝。君当宁家以就父妹，享其家庭之

乐，逾时当即忘当日有一女子名马克格尼尔者，与之同游，曾经君拂拭，刻不能更事君矣。”余读书竟，浓翳在目，血脉愤兴，面颊如泡血，若不能禁马克棒喝者。时忆余父尚在巴黎，则此心尚有所属，乃狂奔至巴海寓中。余父方就几观书，灯焰欲施，似待余者。余不及道他语，遽出马克书献父，竟卧床上，哭声大作，父遂约余曰：“归。”时余心绪如辘轳，不复宁贴。一似小别马克时，辄复思之，盖钟情既深，不可遽断，又彻夜行雨中，惊惧、怀想、愤恨，一时交迸，自觉惫甚。父见余失意，转以为慰，余甚悦吾父不责而见慰也，遂与父同归。至五点时上车，余觉方离巴黎，胸中洞然如无心肝者，泪时时下。父见无言，惟坚执余手。迨行时复昏睡，睡时辄梦马克，一经惊悟，怪吾身何以竟在车上，然殊不敢语父，恐父以马克为口实。幸至家父均不提马克，妹见吾甚亲，然骨肉虽相见，亦竟不能夺其思马克之心也。时乡人方出猎，父将以此拓余怀，乃广约亲邻为侣。众方搏兽，余倚枪仍思马克，仰见云飞，而余心绪若荡漾于林木之上，摇摇无所依倚。忽闻人声呼兔过吾前，余亦弗觉。父知吾用力过疲，神思走失，凡可以娱我者，匪所不致。而吾妹见余忧戚，全改故常，颇复不测。余忧吾妹，又不能以实告之，乃与之执手，意若宽慰之者。于是一月之间，思想无已，不知马克爱与恨之所从生。然余甚欲知马克绝我之故，吾念始可得释。意不能迟以一月一年，拟片时之间，即欲把晤马克，问其所以。于是辞父往巴黎，父亦不能峻拒，乃执手告余曰：“我老，少去当即归。”余未至巴黎，心焦如焚，既至，不知

所为。是日天气佳，余乃著衣至大马路，遥见马克车至，知其已赎此车，然马克竟不在车中，余四周寻之，瞥见马克携一生命妇人同行。马克见余愕然，旋微笑，若有所戚而强笑者。余肺叶相击作声，亦以厉色报之，马克上车遂去。想马克此回见我，在意料之外，度我此来，必谋报复。然余苟知马克万种可怜，即亦何妨消释，特心念马克决余，仍自华妆炫服，想余酸寒之故，去余别就勋贵，意梟心险，当谋所以报之。在马克方谓余必沾恋其身，我今当故为鄙薄其人，以示余非能为马克所胁者。乃佯为欢悦之状，往寻配唐，配唐侍者止余厅事上。配唐旋出，邀余至室，微闻有履声轻蹑至门次，带门而出，声始纵。余问配唐有别客否？配唐曰：“此马克也。见君至，相避而去。”余曰：“余今为马克所畏乎？”配唐曰：“非也，防君不欲与之相见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方谈次，自防失检，乃曰：“彼自欲还其车马衣饰，绝我固当。我今日亦已见之矣。”配唐瞪目视余曰：“于何见之？”余曰：“在马路中见马克携一好女子，此女子谁也？”配唐问何状？余曰：“长身白皙，服饰似英人，其貌甚美。”配唐曰：“倭兰也，诚美。”“其同伴为谁？”配唐曰：“无之。”余曰：“居乌在？”配唐曰：“荡弄街，子悦之乎？”余哂曰：“余亦不复能自决也。”配唐曰：“何以处马克？”余曰：“吾心中已无马克，子仍弗信耶？马克处我恶薄，吾方悔此心妄用，何问为！”余言至此，额上汗出如沈。配唐曰：“马克良爱君，今尚未已。但以今日言之，见君即赴吾家，吾观其神气飞越，殊无所主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作何语？”配唐曰：“马克告余亚猛必来君处，君须为我谢亚

猛。”余曰：“吾尽可以恕之。彼固好女子，与我收局至是，亦吾意计所及。”配唐曰：“彼甚喜君能及时果决也。方马克议弃其家具时，居间者往问债家，欲悉其数，债家大震，麇集马克家，督其偿债。君缓行二日，则马克之家具悉去矣。”余曰：“今债清乎？”配唐曰：“无几矣。”余曰：“何人为偿之？”配唐曰：“善琴之伯爵也。天造此伦，正为马克偿债之用。彼一闻余言，即出二十千佛郎为之偿债。彼明知马克必不见爱，然出资实与公爵相埒，且冷暖听之马克。马克能久爱之，彼亦将帖耳以就马克之爱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何状？尚久处巴黎乎？”配唐曰：“自君去后，马克足迹不履匏止坪。家具亦吾往取之，君之衣服具在吾处。唯有书一卷，上笺君名，马克留之。君苟见索，吾可为君取归。”余闻配唐言，因思野次与马克同居之乐，今马克尚有余情，留余信物。若当此时马克即来相见，吾不特不谋报复之心，且欲屈膝。此时不觉一腔之泪，由心坎直走双眶而出。配唐曰：“马克近益拚酒，不惜性命，连夜辄失眠。昨被酒病八日，医生才许其出门，马克仍拚酒如故，殊失向来常态。君曷往视之乎？”余曰：“何必，今日特来省君。且余识君先于马克，识马克由君始，绝马克由君终矣。”配唐曰：“君二人能决，吾惟力是视，后方感我无穷也。”余此时恶配唐深入腠理，乃兴辞。配唐送余至门。余归，涕不可止，而报复之心仍不能释。思马克宛转有情一好女子，乃为车马衣饰之故而绝我耶？大抵人心极褊，苟有不足，必谋复之，余亦不自知其何心。余昨见倭兰，知为马克女友，侦得倭兰将为茶会，知马克必在，余乃挽人微示以意。

倭兰果来。是日会者极盛，余见马克与傻伯爵跳舞，伯爵身拥丽姝，傲藐自若。余至火炉之次，凝神视之。马克见余失次，余略为颌之。因思此会之罢，马克与傻者同归矣，怒气潮涌，不可遏止。会初停，余即至倭兰前与之款洽。方余款洽倭兰时，遥睇马克，正复睇余。因思苟与倭兰同游，自外人观之，正复不亚马克，余得此亦可解嘲。乃竟请倭兰跳舞。半点钟之后，马克面若死灰，即取肩衣著之而去。余此时始获少报，然愈知所以处之矣。迨会罢就饮，饮已复博。余座近倭兰。其博甚纵，少选得鲁意一百五十员，倭兰停目不瞬。余此时心殊不在博，专注倭兰。兰博少负，余以钱与之，每与辄尽。迨五点钟，博罢，余净得鲁意三百员。博徒既散，余步稍后。倭兰以火送客讫，归而留余密语。余请以明日，倭兰不可，相将偕入。余问倭兰负乎？曰：“负矣。”余更问所有之钱皆负乎？倭兰沈吟不语。余曰：“实语我，我今日得鲁意三百员，请留之。”乃出鲁意置几上。倭兰问余何为如是？余曰：“爱君耳。”倭兰曰：“不然。君新绝马克，将结我而为报复之资。顾我方年少，断不坠君牢络以自误也。”余曰：“君辞我乎？”倭兰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然则余无物与君，方为美乎？君试思之，吾挟此重资，丐人为媒，君亦将许之；特余不屑琐琐，直与倭兰面订。君自诩年少貌美，则我之昵君，亦在情理之所应有。”余此时默思马克生平余未尝敢语以鄙事，苟以余此时之言触之，马克亦久已告绝矣。时倭兰无语，余遂与定情。既离倭兰家，余一心若不与之相属，虽情语累累，均似偿我三百鲁意之费者。自是以来，倭兰与马克踪迹

竟疏。余乃市车购马，为之妆点。于是余之声名，仍播于巴黎之京，配唐几以为余真忘马克矣。至马克知与不知，余殊亦不辨。然余凌厉之气，每与马克以难堪，遥望马克目余，其意似哀余勿为已甚者。余中心亦辘轳不可自忍，几欲失声，特愤气过深，而一线悔心瞥如电影，转瞬即昧。再视倭兰，则时怂恿余以辱马克。马克至于闭关弗出，戏园会所，几绝马克之踪矣。余侦其不来，乃以匿名书投之。此时如中冽酒，灵性尽失，人世穷凶极恶之事，几几皆忍为之。一夕，倭兰他出，遇马克于会所，似为马克所窘，归而愤甚，促余贻书马克重惩之。余知此书一发，马克必不能堪，思欲观其回书，乃坐以俟之。至二点钟，配唐至。余意若相属若不相属，叩以何故。配唐意甚愤，谓余曰：“自君至三礼拜之久，无一时一刻容马克者。昨夜倭兰之辱，今日亚猛之书，马克卧床不起矣。今马克亦无他语，第言心身之力俱尽，无一足以当君者，请君恕之。”余曰：“我在格尼尔姑娘家，则格尼尔有权。今既告绝，万不能使我所昵之人，听格尼尔凌践。”配唐曰：“冤哉！君见谮于骚妇人，乃穷尽势力，窘一无告之人，何也？”余曰：“请格尼尔以傻伯爵来与我较高下，何云无告？”配唐曰：“君试省此马克所万不为者，我劝亚猛勿为已甚。尔苟见马克，回想自己狺狺之状，愧悔当难自容。我观马克病肺渐次失音，面惨白如纸，不久当即下世。幸亚猛听我言恕之。”配唐言已，执余手曰：“试往省之，病可略已。”余曰：“无颜见伯爵也。”配唐曰：“伯爵亦久不至矣。马克万不能忍此苦，幸亚猛听我言恕之。”余曰：“马克不知余家耶？见悔则

来，恩谈街我何可至耶？”配唐曰：“君见马克善视之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配唐曰：“君今日有他事乎？”余曰：“日夜咸在此。”配唐乃去。余遂不作书与倭兰。倭兰为人好狎优，余甚鄙之，亦不告也。既而出饭燃灯，遣侍者去，坐以候之。此一点钟中，余心绪旋起旋落，不知所措。至九点钟，闻扣门声，余心颤甚，乃沿壁行。幸居暗陬，余呼吸之声，都不之听。马克黑衣蒙纱而入，余仅辨其为马克。至厅事上，去面纱，色白如石，殊无人气，呼余曰：“亚猛，我来矣！”以两手掩面，泪落如绳。余近马克前，颤声问之曰：“何事痛楚？”马克乃执余手，不能出声，声为泪咽也。少选，谓余曰：“亚猛苦我，我未尝苦亚猛。”余佯笑曰：“子言无耶？”马克曰：“即有之，亦势使我必至于此。”余此时亦不能穷追，使之无地。马克似已知之，告余曰：“我来此，子不耐乎？我请以二事自剖：一则昨日倭兰之事，我来为亚猛谢；一则请亚猛过此，人前更无窘我。自子来时，我被苦至矣。我此后更无余力足以支架亚猛之怒，自问薄命已极，亚猛更不怜我耶？且我病人耳，百计已无生趣，亚猛烈丈夫，何蹙蹙至此？君试挽吾手，我热尚在。我强离床席至此，非续余情，哀君不齿我于人数足矣。”余执其手，其热如汤。时薄寒，马克著绒肩衣犹复股栗，余乃引其坐榻至火炉前，与之并坐。余曰：“我是夜在匏止坪，候君不至，冒雨夜行。至恩谈街，天始晓，仅值此二寸绝交之书，乌得不怒。”马克曰：“我此来不言是也，只乞亚猛勿再窘我，更执此一回之手足矣。君今有人在侧，年少貌美，请君专意属之，幸能忘我，则我之幸。”余曰：“君近得意乎？”马

克曰：“亚猛，子见吾面为得意之人乎？吾痛苦之情，君不当忽略视之。君观人最精，察人最详，吾之心绪，尤当能白于君子。”余曰：“是在君心。君一日思去此痛苦者，即可得去。”马克曰：“非也。此时吾为理势所压，吾之心愿毫发莫遂。且此理所积，此势所临，吾以一女子之私愿，断不能与之相抗。今不能明言，亚猛后当知之，始足以恕我也。”余曰：“今日何靳而不言？”马克曰：“我言之，匪特尔我不能联络如旧，且使君不应决之人，亦须决之。”余曰：“此人谓谁？”马克曰：“死不当言。”余曰：“然则马克谎耳。”马克起立将行。余思此女子在戏园与余相见时，艳如桃李，今日几成泪人，其中隐情虽不能知，而心不能无动。乃拄门不令之出，谓曰：“君虽忍心向我，然我之心绪未尝一日忘君，请君勿行。”马克曰：“留我适以资君斥逐耳。君我缘分已尽，势万难合。若再虚为委蛇，不特增君之恨，久将鄙夷不复齿我矣。”余曰：“不然。我须臾即忘之，请更续前欢。”马克摇首曰：“我非君之奴乎，非君之狗乎？一身具在，任君措置之。”言已，去其肩衣，脱冠置几上，并去其带。举动之劳，干咳不复可止。谓余曰：“告御者归其车，以明日来。”余乃麾御者去。回见马克齿相击作声，余乃展衾侍之卧，余以身温之。马克无言。是夜情景甚冰冷，不可意测。明日马克仍不言，双泪迸落如雨，泪注颊上，晶莹如巨钻射光。举其弱腕，将与余执，复又撒落衾上。余以为前隙尽销矣，乃约马克同行离巴黎。马克曰：“不能。”察其声，似恐极而颤。复告余曰：“我一丝命在，无不如君之命，但不能固结如前日。君此后但视马克为奴，以何夕

招，即以何夕来，此身为亚猛支应之身可也。若申如前之情款，匪特于君无益，我亦无可伸眉之日。”迨马克去后，余揣其隐情，百觅不出。坐马克坐处，至二点钟之久，视枕上尚有马克髻痕。余此时自问为爱为恨，不能自定。五点钟后，忽惘惘自至恩谈街马克家。侍者开门，见余，嗫嚅言曰：“主人不能见客矣。伯爵在妆楼上，令勿纳一人。”余曰：“良然，余无心至此也。”归至寓所，浑如醉人。思马克窘我已甚，必将我昨夜情景，与伯爵密语矣。乃以五百佛郎帖一张，并作笺云：“昨晨匆匆行，余忘其夜度之资，此五百佛郎是尔，请君存之。”书去，余直走倭兰家，令其试妆。彼倭兰者，既无头脑，亦无心肝。若人者，诟有人款之如马克耶。是日倭兰索钱，余即与之，遂归。马克竟无回音。至六点半，有信局人持一空函，中存五百佛郎银帖一，表里无一言。余问邮者何人所贲，邮者曰：“乍一妇人从一女侍，以此付我，且嘱曰：‘将赴布郎，趁舟行。’”余力驰至恩谈街，见马克阍者告曰：“趁舟赴英国矣！”余于是于巴黎之地，无所用恨，无所用情矣。余经此挫折，困苦特甚。时有友人欲东行，余以书与父，言将远游，以解郁积。寻父书至，嘱余珍重。余迟至八日，遂由马赛登程。在埃及之阿勒桑梯，遇使馆中人员，向余道马克病。余乃以书与之。及至都郎，始得马克书。驰归视之，无及矣！唯于舒里著巴所遗余马克日记，凡诸关键之语，咸在其内，读之自悉。

小仲马曰：亚猛语既竟，以马克日记授余，或掩泪，或凝思，意态悲凉，倦而欲睡。已而闻亚猛微鼾，知亚猛沉睡矣，

乃展马克日记读之。日记曰：

今日为十二月十五日，余已病三四日矣。侵晨不能起坐。昨天气阴惨，余又不适，四顾无一人在侧，余甚思亚猛也。余方书至此，不知亚猛身游何地？想去巴黎甚远，忘马克矣。亚猛幸自保。我在生时，唯逢亚猛一人，始得少时佳处。余其始决弃亚猛而去，余今不能不本吾真情以告亚猛。余先有书与亚猛矣，不知者以为是马克谰语。余今以死自明，方知此书盖吾与亚猛忏悔之书也。余今甚病，势在必死。犯弱病久，自知必不支。向吾母亦死于病肺，瘵根所贻，若家业留以畀余者。临命已在旦夕，断不能模糊以死，不开陈所以绝君之故，使君闻之。想君归时，定必有心向我，我尤不能不为开陈也。余所贻君书，使余能尽其隐，益私喜余之不负亚猛。亚猛能忆及余二人在匏止坪时，闻尔父至，方饭，皆失惊。尔是夜陈说与父驳诘应对之词。明日往巴黎，与父相左，即有人持父书至。书词极严重，约明日托故遣亚猛去，老人将自来；且坚约勿令亚猛知有此事。亚猛还忆余敦促亚猛行否？亚猛去一点钟后，翁来矣。翁来色甚厉，谈吐处阅历甚深，以为勾栏人蓄机械心，深险如销金之窟，偶近其人，非力股膏血不止。其始寓书时，词义尚正，及来时色加厉，语加峻，赫然不复可近，言语咸挟针锋。余对以此屋为余家，有自主之权，不能不以理自剖。翁闻言，色少霁，乃谓余以翁垂老之年，不能睁眼静观其子为一妇人尽破其产，以余虽极美，何得以一人之美，陷一精壮有用之少年似此？余只得以一言辩之，谓余自与亚猛交，从未逾格

费其一金。于是尽出质帖及还债之收条，举以示翁，剖余尽弃家具，正欲同亚猛赁小屋自活，良不欲多所糜费耳。且告翁以余二人安乐投契事，未尝纵恣浪游。翁悟，乃执余手，道其悔心，并以慰余。徐又曰：“吾此来非敢恨尔身，特请马克再弃其绝大情愫若弃产焉者，并以赠吾子。”余闻语至手颤。翁近余前，再执余手，声极温婉，告余曰：“尔今弗当误会余言为不善。凡人生咸有失意之事，须隐忍之。尔为人至佳，若有隐德，匪寻常妇人所及，尤非常人所知。然尔当知心契此人，而此人身旁，犹有家室，此人身上，犹有伦纪。初时狂荡，固不足责，当到底思此人须任正事，方为成人。吾子素无家业，唯其死母所留之薄产仅可决弃耳。若尔所言市尔家具，权子母以活其人，则此子义不当受；脱令受之，外人不谅尔之心者，必且不齿吾子，为忝其家声矣。夫人安知尔二人相爱之深，亚猛得尔为风流之知己，尔托亚猛息花酒之浪游，但见亚猛狎昵荡妇，将死母旧业，一旦弃掷无遗，为可慨叹。迨事势决败，尔二人自陷罪罟，不可拯拔。尔之华年已谢，已无自振之时；吾子尤落拓，尽堕其应有之事业。吾老矣，仅有一子一女，所望于亚猛者，乃复如是。今尔尚年少柔嫚，可以自立，又为人至佳，留此一重阴德，正可消抵前此恶孽。尔与亚猛在此六阅月中，亚猛昏沉已深，吾四贻家书，概置不答，我死当亦不闻。在尔销毁炫丽服御，自安村野，与亚猛度日，乌知浪子之心，必不愿其所昵之美人清苦如此，孰复能料其溃败之所至者。彼夜出纵博，吾知之，彼背尔不令尔闻，吾亦知之。设一日将余所攒之产，及嫁妹

之资，与吾养老之具，均以一博尽之，又将奈何？尔既能舍其繁华旧观，从亚猛同耐清寂，今舍亚猛而去，岂无同心之人？且尔二人联络既深，排遣不散，尚不计后此有窒碍难行之处耳。脱尔年既多，亚猛之业复败，两两相持，何所恃以互相慰藉？尔宜澄心思之。尔爱亚猛之心甚挚，尤当思所以保全亚猛者。今事势未极，亚猛以尔之故，犷然欲狂，异日受祸之端，因妒而见杀于人，尚且未定。尔不若割爱从吾之言。尔聪明，足周悉吾之言语，而吾尚有余情，尤当令尔悉之。尔须知吾何事至于巴黎？盖余有爱女，年青貌美，修洁无复尘相，渠亦自思有其室家。余亦详举此情为亚猛言之。亚猛荒于色，遂不以余言屑意。今吾女嫁期且逼，彼所嫁之人，亦欲其无玷如余家者。此婿知亚猛不惜其身，游荡巴黎，嘱余令其悔改；不尔，将与吾女毁其成议。此女有室家之庆，今为亚猛之故，乃悬大局于尔掌握之上。尔更思之，可以为力之处，奈何忍吾女拆其既成之局耶？吾今请尔留其宽绰之地，以安吾女。”翁言至此，余默然无词，只服为精实不磨之论。余思若翁有不尽之言，不即透述者，大意以为余勾栏中人，即有真情属君，终有牟利之见，似余往日所为，断不能于后时有向善之日。余自忖凡与君定议清俭度日之局，几为往日恶名所掩，不能自直于人。至若翁所言，特自全父道耳；而一片真诚，若映射吾身，吾亦甚乐得此老一日之誉，知吾心志之正也。异日果验吾能保全其子，且使其女遥领吾相全之心，吾何乐如之！此时余慷慨激烈之心，勃然发动，遂觉与君前日约誓同居之心，为此念所遏，消歇

殆尽。余于是拭泪向翁曰：“翁能信我爱公子乎？”翁曰：“信之。”“翁能信吾情爱，不为利生乎？”翁曰“信之。”“翁能许我有此善念，足以赦吾罪戾乎？”翁曰：“既信且许之。”“然则请翁亲吾额，当为翁更生一女。吾受翁此亲额之礼，可以鼓舞其为善之心，即以贞洁自炫于人，更立誓不累公子也。八日之后，公子可以随翁归矣。然初时必且怏怏，迟之又久，则妄念渐杀矣。”翁果来亲吾额，且曰：“马克果好女子。尔有此念，上天必且福尔，特恐尔无术遣我子耳。”余告翁曰：“翁俟之，我必使公子恨我，而我两人之情，当铸精铁为阑干以界断之，无使凌越。”余立即作书与配唐，请践傻伯爵之约，以今夜相见，示自绝于君。此书即烦阿翁致邮政。翁问余此书何为，余曰：“此即为郎君觅佳处也。”翁又来亲余额。余觉额上受翁泪痕，似足洗涤吾向日之过失者。亚猛向常言翁为人善，余至此始信之。移时翁上车行，余妇人之身，不能不哭。顾余终不能徇余私意，只得见君一哭为别耳。亚猛试思，余尚有何过？余今病，病且死矣。致死之由，实出乎此。子向别我时，余哭泣若昏，而阿翁又不在吾侧，足以作吾之气。及子狠狠恨我，我几欲自吐其实，亚猛尚未信吾有隐衷。盖日夜祷天，助我自持之力，与亚猛绝，以实与翁约誓之言。方与伯爵时，又极力支撑，无使走漏其悲戚之状。天下有何人知我马克格尼尔得人之难，含此万种苦心，托为醺醉以自解也。此皆余真实之迹，愿亚猛怜而恕之。且尔所窘我之事，我亦尽恕亚猛也。当与我分手之第二日，凡余匿迹相避之事，君知之矣，唯余心有万种悲戚苦恼之

处，君或当不之知。翁携亚猛同归，已在意料之内，又料亚猛必不能久而离我，行且复至巴黎，故于大马路相见错愕，非内愧不敢见君也，特悲戚之怀触君突动。此后逐日人来道亚猛如何痛诋，如何愤恨。余受之转见欣悦。盖诋我愈甚，正以见爱我愈深耳。亚猛尤当知余之欣悦处，非从至苦至痛中忽生此心，引以为愕，须知亚猛恩爱深处，实足以祛我悲戚而自生其欣悦也。方我绝君，方君去我，此人生至痛之事，积郁在中，将生狂病。吾故常以外物遏制，凡茶会及跳舞，余无不至。配唐曾对君言余随日拚酒，即属此意，亦欲早早戕贼其身，以求速死。今肺病日剧，大概余所望者，将成功矣。试观某夜到君寓处谢过时，余已身力俱瘁，毫无生趣，君所目见。余今亦不再提此夜之事，须知此夜之不能拒君，实以一垂死之妇人，殊无力量足以支撑。若仍为情丝所缚，势必与君更合矣。而君明日所报五百佛郎之礼，是力驱此垂死之妇人直出巴黎之外。余今百事都已抛撇。更闻倭兰闻我赴英之后，竟与傻伯爵联络亲密，而余旧识之伯爵，近亦寓居伦敦。此君待人面面俱圆，无予人见恶之处，余故往依之。而伯爵近亦有所昵，同居恐致猜沮，故别荐一友来与余游。余此时竟欲自裁。又念垂危之身，去死期已近，何复如此。故余在伦敦，一身中若无魂魄依附，遇事不思辄行。久又不适，因回巴黎。回巴黎时，即遣人访君，闻已远出游历，此时更无凭借之人。思欲更寻公爵，而公爵受余冷暖已深，竟置不理。于是病乃日重，愁乃日结，瘦骨不盈一把。巴黎游子见余色衰，大家屏迹矣。此自别君后至

今日之情状也。余病中受债家促迫，无可置喙，不得已寓书公爵，求其援手，未知公意如何，殊不可知。而亚猛又不在此，亚猛若在，则余病尚有稍稍苏息之时也。

十二月二十日。天气极严寒，密雪纷落。余只一人楼居，病狂热三日矣，不能书一字。病中并无殊望，凭虚构想，拟得亚猛一笺，而笺终不可得。公爵至此，竟置书不答。可见男子肺肝，殊坚刚不欲恕人，可哀也。时配唐又往猛得譬尔第。余自是日起，辄咯血不止。苟亚猛在此，见余当发一痛哭。想亚猛此时在东边，地近温带，不似余在巴黎严寒之中，寒气侵肺，疾苦万状。本日余尚能起，临窗观巴黎景象，想过此不复再见矣。行路中有一二人经余楼下，为余相识之人，喜气腾踊而过，并无有仰首望余楼上者。余尚忆前此病时，亚猛不识我，尚来此问疾。今余与亚猛相处至六月之久，余疾更发，而竟不在；且在天末，而心中又恨余不寓一书。然则余之孤苦伶仃，似数所定。脱亚猛在此，必长日不能离余枕函之侧也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。医生禁余不令作书，然余坐思辄增热病。唯昨日得一人书甚慰。此书由是人心中所发，足以为余作气者。书盖君父所寓，其略曰：“姑娘惠鉴：昨闻尔病，吾若在巴黎，必至问疾；苟吾子亦在吾侧，吾亦令之往省尔疾。但余事集，不能自行；吾之亚猛，又离此有七八百里之遥。尔当恕我，仅以书来。而余心中为尔之疾，有万千烦恼之处，尔又须信我老人日夜默祝尔疾之早瘳也。今余有好友一人，托其往省，请马克姑娘延见之。且吾有谆托彼一

事，甚盼其回音也。”余得此书后，可见君父之心，不胜其慈祥。君须亲爱之。世间之人，无更有亲爱如翁者。此书后有君父手押在内，吾视之，胜于诸医生之方也。今日侵晨，友人果来，状甚蹢躅，出翁所寄一千扼渠置几上。余辞不敢受。友云：“苟辞，恐无以为翁地。且翁意必欲姑娘留之，苟有所需，续当再寄。”余自念承翁之惠，当不同受施于他人。苟余死时，君来此，必将余所纪之事，举以奉翁观之，为翁言有一无告之女子，甚感翁之惠，落泪无数，预祝天之保佑此翁也。

一月四日。余在此数日中，痛苦无尽，并不知人生受病，其身乃难死如是。因计余生时所享用之物，死时若以二倍之苦偿之。是时余家人已日夜守候，呼吸亦渐无力。凡余未死之时日，竟为咳嗽及狂吃分据其半。余餐房中积糖及饼，均友人所馈，意余病起，更与为欢；迨见吾病，均绝迹不至，而配唐尽将吾物转以馈人。时天气过寒，医言苟略见起色，即当外出以吸天气。

一月八日。余昨日果坐车出外。天气至佳，大马路人极拥积，可谓开入春第一回笑靥也。余四向观人，均有佳节芳时喜悦之气。路逢旧识者，亦跃跃有春游之兴。时倭兰坐油壁车，略睨余而过。彼焉知吾冶春之心尽矣。中有一少年，为余最相识之人，独来与余执手。见余肌如焚，神色亦愕然动。余至四点钟始归，略饥。此次余出游，郁积微舒，意岂有生趣耶？抑余在密室中黯然不见天日，昨日复入广场之中，以游人和气荡涤之，因是有生趣耶？

一月十日。余思前二日之想望复愈，特梦想耳。是日仍复卧床，周身以膏药密贴之。因追思当日艳冶无匹之身，人以重贿亲之，今乃枯瘦至此，门外人迹顿绝。意未生以前，积无穷罪愆，因而受此困苦，抑或既死之后，将有无穷福慧，因先被此荼毒。

一月十二日。余痛楚之状，一日深于一日。昨日傻伯爵竟以资来。余力却之，正深恨余为其人之故与亚猛绝也。嗟夫！余与亚猛在匏止坪时，其乐无极，今亚猛果在何处耶？脱令能更生出此而去，再至匏止坪与亚猛同居，当无异赴极乐国土。然而余唯死方能出此楼耳。余未知明日尚能作日记与君否，此时尚未之知。

一月二十五日。于是十一夜无睡矣，嗽不可止。每时自以为届死期。医生不许以手近笔。时于舒里著巴在此守余病，始许余拈笔作数语。然余未死之前，亚猛竟不归乎？即此为永诀乎？子倘归，余尚可生；然虽生何益也！

一月二十八日。今晨余梦中为一巨声震醒。于舒里著巴亦在余室，奔走视之。惟闻人声喧杂，与于舒里著巴噪辩。于舒里不能支，奔回余室，哭不可仰。盖余之器物，均为债家标识拘留矣。有职役不脱冠入余室，发箱倾篋，遇物辄记，并未留意床上有恹恹欲死人也。幸律例无卖人之条，若以人抵，则余此时不知作何状。职役去，留人守之，且云九日内可以赴官辨其有无。余此时病益加剧。配唐欲赴翁父友家求贷，余不之许。

是日忽得亚猛书，实如余意之所出，未知余回书君能得

之否？急来尚能把晤。余入病中，仅有此一日得意，若足消释此六礼拜中之苦者，几几使余有欲愈之心。虽余回书甚言其苦，而寸心颇觉充畅。据理凡人固无长在苦中之时也。假令余得不死，君亦即归，共享此明媚柔和之景物，仍同处匏止坪楼上，岂不更胜！余每举笔，辄作此想，似睁目作梦矣。实则事势听其如何，余爱亚猛之心，终不可释。余非挚爱亚猛，多所恋恋，则余死久矣，何复有此一团虚望，望君来即耶？

二月四日。游英京之伯爵归来视余，愤彼相识之妇人见负，来余家陈诉。见职役守余家，例应有犒赏之费，伯爵虽拮据，仍为余倾囊予之。余忘怀，竟与之言亚猛与我交情深处。彼亦佯为弗觉，亦许我见亚猛代达余之情款，不怒不妒，足见其为人佳处也。昨日公爵亦使人来问疾，清晨亦自来。彼年老仍健在，尚能久坐至二钟点之久。寥寥不过二十余语，相对泪落如绳，意自怀其殇女，睹余愈增其悲，若见其女之更死者。背驼首俯，唇哆目黯无精光，想其年岁与其悲痛之处，结而成此态也。余度其心，必以为靳财不给，余病乃始增剧，以一妙年之身，为彼抑勒至于此极耳。时天气愈恶，别无人至。于舒里著巴亲余加笃，而配唐知我无利，辄托故远避。余自知去死益近，医生虽极意宽慰，余知之甚确。早知生趣仅有一年，转悔当日误听阿翁之言，与亚猛决。实则亚猛长在吾侧，吾亦不死。今事势至此，天也！

二月五日。余呼曰：“亚猛来，亚猛来！我苦极死矣！”天乎，天乎！我昨夜痛苦，思欲他徙。盖在家一日，而一日

长逾一日矣。本日早，公爵复来视余。余视公爵，而死若更速者。余此时虽极热，仍欲往乌兀图屏戏园中。于舒里以脂抹余颊，勿使他人视为行尸。余至园，即至第一次见亚猛厢中坐，眼光仍注亚猛往日坐次。已而不支，舁归。彻夜嗽且咯血，至此不能书矣。天乎，天乎！行即死矣。此死本在余意中，而所吃苦，则为余所不及料也。苟使 此二字殊模糊，不可辨识。以下皆于舒里书。

二月十八日。亚猛先生见此：自戏园归后，马克偃卧，都不能言。吾友痛苦，至不可言，余在旁目不忍睹，至今犹怖也。吾是时甚欲先生至此。马克临死，辄呓语，有可辨析者，有不可辨析者。略能辨之，皆呼亚猛。医生言旋死矣。濒危时，公爵亦不复来。医生言此一次听戏归，病乃加剧。配唐恶极，先前用度皆出诸马克之身，今在东邻见其无可用处，遂亦匿迹。余人均不一来，唯伯爵来，又以举债多，巴黎不可住，遂往伦敦。去时尚留资与马克。职役及债主守物不去，俟马克一死，即拍卖耳。吾欲将一身之私积为马克犒劳职役，职役止吾，以马克且死，家中无人，即留钱，身后何用。盖未思马克死时如此痛苦也。死时不留一钱，即有所剩，一付质库，一为拘留。马克弥留中尚略觉双泪渍颊上。颊已瘦损，附骨色如死灰。君苟见之，并不识为向日意中人也。马克既不能书，属余书之，而目光恒注予笔端，时时微笑。想其心肝，并在君左右。时见门辟，辄张目视，以为君入；审其非是，睫又旋合。汗发如沸渾，触之冰凉如水，两颧已深紫如蕴血。

二月十九日夜十二点钟。是日至难度矣。早晨马克气涌至喉际。医生以刀出其血，略能发声。医生告马克延教士来。马克许之。医生往引教士。当是时，马克呼余取冠及贴身之衣。俟忏悔讫，以衣冠著体，乃含泪亲吾颊，一语辄数喘。余亦泪落不止。少顷，教士至。余急起延之。教士立房中移时，曰：“此人生为罪人，死当为教中人矣。”俄出，又引二童子入，一提十字架，一提乐器，曰：“上帝入死人许。”直入卧次，喃喃不辨作何语。余屈二膝，甚恨以身履此苦境也。又未知余死时，能有人侍疾终始如我否？教士乃以油抹其足及其手与额，又持咒讫，因思上帝苟知其人生时善念，迨死必引赴天上矣。自是以来，马克不语不动，非微息出入，余几疑马克死矣。

二月二十日晚五点钟。马克事讫矣。马克自昨夜二点钟起，抽气若辘轳，时时锐起向空而撮，若自捉其魂，勿令升天者。间闻一二次呼亚猛字，已而无力，遂死。死时犹有余泪也。余乃近而呼之不应，乃以口亲其额，以手搓马克目令瞑，因呼马克曰：“我一生为善之妇人，愿以此亲马克额，荐之于上帝。”乃如马克言，著以衣冠，燃二烛，延教士来。余即自往教堂，请教士诵经一点钟，以马克余钱布施贫乏，始归。我虽不知教门之玄妙如何，思上帝之心，必知我此一副眼泪实由中出，诵经本诸实心，布施由于诚意。且此妇人之死，均余搓其目，著其衣冠，扶之入柩，均我一人之力也。

二月二十二日。即以今日葬马克。凡其女友，皆来至教堂，间有痛哭甚哀者。至棺出教堂，过莽得麦得大路，有二

人随行，一公爵，一伯爵。公爵老，以二人胁之行。凡我所书情形，即在马克丧屋，一灯惨然。而侍者犹供予晚饭，余不能下咽，盖余忘食二十四点钟矣。余实不能长留此间阅历凄凉之境，第马克既死，余之生命，亦不可必。即为吾有患，一旦填沟壑，即书马克遗事，不能如此之详，故余不惮恻惻，详为书也。

小仲马曰：余读日记讫，亚猛谓余读竟乎，余曰：“设此情属实，我固知君伤心也。”亚猛曰：“吾父在，可以证此事之实。”于是余二人少叙，余即归寓。亚猛长日愁郁，自倾吐颠末后，略觉舒展。余于是同之访配唐及于舒里著巴。而配唐言马克病时，为之假贷甚伙，且时出资予之，不留片简，无从索偿。余思配唐之为人，寻常妇人皆有此态，而亚猛仍出一千佛郎银帖予之，示凡为马克之事，凡属马克之人，均须加以恩意。遂顺途访于舒里。于舒里挥泪述马克苦况，且言思念马克之深。最后至马克墓上。时已四月微暄，日影反照墓树新叶之上，葱碧可爱。亚猛至此，凡事皆毕矣。唯未见其父，亚猛遂约余同行。余至亚猛家，见其父面庞身段，与亚猛相若也。始见亚猛，喜极而涕。与余执手。余固知此老慈爱之情，倍于他人。亚猛妹名博浪，二目明澈，聪颖绝伦，而出言婉淑无俗状。见其兄归，乃大喜，竟不知有一勾栏人将为其兄保家声，竟掩抑以死也。余住其家数日，观其家人调护亚猛，已渐忘其悲哽之心，乃归。因书其颠末如右，均纪实也。